

第四部

真神的顯聖

黃榮坤先生見到祂

九月廿一日星期二，在我家我首次公開舉行聚誦會（Bhajans）。當聚誦會已在進行着的時候，我們很意外的見到一位中等身裁的華人——一位不速之客，參與我們之間。過後，我的丈夫給大家講述他在印度和賽峇峇會晤的經過和心得。那位不速之客原來是黃榮冠先生（譯音）也受邀請講幾句話。

黃先生扼要地道出他成爲賽峇峇的信徒的原因。根據黃先生所知，在馬來西亞共有三千個華人信奉賽峇峇，只是在他居住的甲洞衛星市就有三百個之多，這的確令我們吃驚。

黃先生說，他本來是個虔誠的佛教徒，而且他也很信仰道教。在他十九歲那年，他便開始吃齋，並不斷努力地追求真理。一天，他從一位印籍朋友口中獲悉在印度有一位自認是神所化身的傳奇人物，那位朋友還贈送一些有關賽峇峇故事的書籍給他。在書籍之中，有一本是H·慕弗特所著，書名是神奇的人。

大約是在七五年八或九月的某一天，他打算要到十五碑一位印籍朋友的家，一睹照片中的賽峇峇豐采。恰巧當時正下着傾盆大雨，阻碍了他的行程。於是他便躲在家裡閱讀賽峇峇的故事，他深受賽峇峇的神奇力量所影響，他默求賽峇峇原諒他不能去赴約。

那個時候，他的家是在惹蘭比利士孟沙範圍內。天已黑了，門前的院子也積了很深的水。突然，他見到一位上了年紀而且蓄着鬍鬚的人站在鉄門外。那個人很高，頭髮已呈白色，頭上繞着一頂白布的頭纏，在那時正是入夜的時刻，來的又是陌生人，他不敢貿然啓開鉄門讓他進去。

那位老人開口了，他說的話彷彿是華人的一種方言，但黃先生一句也聽不懂。儘管如此，從他的動作看來，黃先生猜想他是指頭上有光輪的人，但黃先生仍舊裝着不懂的說：「很抱歉，我不認識你，也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黃先生沒有開門的意思。

那老人似有離開的意思。他從口袋裡抽出一張紙條，然後遞給黃先生。紙條上寫了些華文字和「6」，「3」的羅馬字。由於黃先生不會受過中文教育，不懂所云，但他却被「6」，「3」這個數字吸引住，因爲「6」，「3」湊巧是他今天要去的門牌號數。那老人不停的比手畫腳，指着紙條，又指着十五碑的方向。過後他從鉄門伸進右手和黃先生握手告別。黃先生也同時伸出右手相迎，而黃先生的左手却拿着他剛才所讀的書本。黃先生描述老人的手很柔軟，好像沒有骨頭似的，彷彿可以隨意扭轉。當雙手相觸之後，黃先生感覺到好像有一股電流從右手傳入，通過身體，一直傳到拿書本的左手，要將他的左手拉到胸前。然後那老人便徑自離開了。

老人離開了之後，黃先生才如夢中驚醒。他想，可能那老人便是可以幻化任何形狀的賽峇峇。他趕緊回顧太太和兒子，囑兒子注意老人的去向。

黃先生的家是座落於該路的尾端，但當他的兒子出去時，竟不見一個人影，也沒見着任

何車輛。黃先生好生奇怪，那人沒有理由會那麼快便失去踪影。

翌日，他便到住在十五碑的朋友家裡，欲一睹賽峇峇的照片，他很驚異地見到一張老人的照片。他的朋友告訴他那是施里迪峇峇——賽峇峇從前的化身。這可把黃先生弄傻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照片裡的人竟是昨晚在他們前出現過的老人！

愛追求真理的黃先生自此以後，更增加了他對有關賽峇峇的書籍的興趣，他還邀請了數位華人朋友一起研究和討論宗教的問題。

一九七五年，他們一行七人結伴到印度菩提佛地的瀑拉聖地尼拉奄，參加賽峇峇的生日聚會。當他們步下德士時便見到賽峇峇從一間樓宇內走出來，站立在走廊上並揮手招呼他們。因為參加生日會聚會的人很多，黃先生不能在是日和賽峇峇獨自交談。

一天，當他正在菩納贊德拉的一間雄偉的講堂外漫步時，他差一點和從廳裡出來的賽峇峇撞個滿懷。賽峇峇的臉上掛着微笑，用英語對他說：「我永遠在你的心裡，你也在我的心中，繼續努力的幹吧。」然後他向前走去。

黃先生回到馬來西亞之後，却不知道如何着手去辦賽峇峇留給他的「任務」。他默默祈禱賽峇峇指示他應該怎樣教導信徒學習難唸的梵語和忒洛哥語聚誦歌曲。然而，在他的一個夢中，賽峇峇出現了。

他在朦朧的狀態下，覺得賽峇峇像一個老師在教他。首先，賽峇峇用華語代替那些難唸的梵語和忒洛哥語。他小心聆聽着每一個字的發音。醒後黃先生可以背誦那些字，由別人代筆將之記錄，因為他不懂華文。就這樣，黃先生共編著了八首聚誦歌曲，在聚誦會時吟唱。不知情的朋友都是覺得非常奇怪，像他這樣毫無華文及音樂根底的人竟能編纂悅耳的歌曲。

每個星期六，聚誦會都是在甲洞衛星市，黃先生家的隔壁舉行。信徒顯得很踴躍，因為黃先生從菩提佛地携回的佛粉，証明了賽峇峇的確有不可思議的力量。佛粉是收放在器皿內，其中三個器皿內的佛粉似乎是不斷地在增加，專用來醫治疾病的。黃先生說，佛粉對醫治麻痺症有特別功效。當塗上佛粉後，患者馬上可以感覺到反應。

當他們七個在印度參加賽峇峇的生日聚會時，其他信徒都在他們的聚會中心舉行聚誦。在賽峇峇生日之前（十一月廿三日），全部信徒均看見賽峇峇身着全長袍，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並囑咐他們在他生日那天必須吃齋。因此，甲洞衛星市的信徒更加相信賽峇峇是神的化身。

那群信徒有意在馬來西亞建造一間好像聖地尼拉奄的廟堂來供奉賽峇峇。他們成立了一個籌委會，每位會員需要捐出一千元，開設裁縫學習班及餐館。希望能夠籌得金錢來完成他們的願望，盈利將逐漸交回給會員。

於七六年九月間，他們籌得八萬至十萬元之間，他們在紅土坎獲得熱心人士捐獻二十英畝的土地，建造廟堂。但是由於地點太遠和不方便。他們只得在吉隆坡尋找。

七六年九月廿一月午夜時分，當我的丈夫順路載送黃先生回家時，我們得以見到賽峇峇的聖廟。當我們自我介紹了之後，他們很熱忱的歡迎我們，因為我們都是賽峇峇的信徒。

他們的膜拜室仍然供奉尊嚴的華人傳統神像，賽峇峇的肖像則安置在旁邊，其上是象徵全世界宗教的賽峇峇副本表記，中間加插以華文字體書寫的「十大道理」，代替了燈盞。

賽峇峇的信徒日益增加，每個週六我都偕丈夫參加他們的聚誦會。在賽峇峇的博愛精神之薰陶下，他們都敬愛沙地亞賽峇峇。

Note:

Mr. Wong Wing Kwan's address is:—
41, Road 23
Kepong Bahru,
Malaysia.



「不管我的信徒在何處詠頌我，我都會在該處出現。」不管你是否在詠頌起祂，主宰都永遠會在那裡，而詠頌只是想使祂顯靈。正如收音機一樣，假如長對得正確，便可以收到你需要的音訊。電流永遠是流動的，當你接上一粒燈泡後便可用肉眼看到電流所轉發出的光亮。

× × × × × × × × × ×



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三日誕辰裡，峇加溫曾經談及一些需要克服自我弱點的修行戒律的步驟。這些步驟是：

1. 每一個行動都必須要奉獻給神，這必須是真誠、公正、善良和充滿愛的。這也是為了尊重真理、公正、善良和愛而做。人們如果能夠做到這四點，就可以說，他的一切都奉獻給神。
2. 沒有武力可傷害到戒律。堅定你的信念，不要去騷擾別人的信仰……你也許給神取任何的名字或幻想出任何的形狀，其實不論你膜拜任何神，也等於是拜「賽」，為什麼要和別人爭論「賽」是至尊者？
3. 在修行戒律的過程中，避免自作聰明和夜郎自大，高談闊論是不會獲益的。
4. 愛足以覺察到神的存在，有愛就沒有恨，更沒有討厭和偏見。為別人之憂而憂，為別人之樂而樂，這種出自內心的憐憫和同情，就是一種美德。

第三天也同樣沒有機會。在第五天，也就是三月五日，賽峇峇經過西瓦的身邊，只見祂手掌一轉一搓便出現了一些佛粉。祂囑西瓦張開嘴巴，將佛粉吃下，祂也將佛粉點在西瓦的前額上。過後，西瓦便回去他所租的房間休息了。

當晚西瓦不能安睡，他頻頻如廁，他担心染上痢疾病。

三月六號的早上，西瓦不再拉肚子了，他去日特拉瓦底河沐浴後便準備參加四百多個信徒聚在一起的「早課」。

西瓦遲到了，前面的座位早已坐滿了人，他只好到後面，靠近一棵大樹坐下。賽峇峇出來了，祂一直走到西瓦坐的地方，並向西瓦招手。坐在西瓦旁邊的另一與名信徒站了起來，賽峇峇說：「不是。」祂叫西瓦隨祂到會客室。

西瓦走進房間，在賽峇峇的對面站着。但他所準備好的話和問題却硬在喉內。賽峇峇開始用淡米爾語和他說：「你沒有患上癌症，你太担心，你的家人也太過担心！」西瓦只是迷惑的點頭！祂怎會知道癌症這回事？「不必担心，我會給你一些葯油。」祂輕拍着西瓦的背，叫他捲起衣服。

賽峇峇的手掌平橫的轉動三次，紅色的葯油即出現在祂的手掌上，然後準確地在西瓦的腹部。（硬化的部位）揉擦起來。祂說：「你很幸運！」

正當西瓦感到奇怪賽峇峇怎會知道他身體上不舒服的部位時，賽峇峇繼續道出他在中央醫院走廊上想要自殺的一幕，西瓦更加驚訝。「在那個時候，我的煞迪（一種力量）將你從死之邊緣拖了回來。」西瓦不敢相信的呆望着賽峇峇：「雖然你不甚相信我，但我永遠都很接近你，好像你的父親和你一樣接近。」

賽峇峇大笑說：「昨晚你可安睡？」西瓦沒有回答，這表示賽峇峇也知道他拉肚子這回事。

西瓦問賽峇峇他是否可以帶他的父親一起進來，但賽峇峇說以後才打算。西瓦說：「峇峇。我的弟弟患了麻痺症。」賽峇峇溫婉的答道：「這個我知道。」

賽峇峇再轉動手掌，拿出一隻紙包着的瓶子，瓶內裝了葯物。賽峇峇吩咐西瓦回到馬來西亞後才服用，服完了再吃佛粉。

較後，賽峇峇命西瓦拜倒在祂雙足前，祂輕拍西瓦的背說：「好了，你可以回去了。」在外面的一間房間，賽峇峇把包包的佛粉分給信徒。西瓦發現他分到三十六包塑膠袋裝着的佛粉。

於三月九日，西瓦偕父親離開菩提佛地到孟加羅，然後取程回馬來西亞。在西瓦離開印度時，他發現他已恢復了食慾，回到馬來西亞之後他便開始服用葯物，十天之後葯物服完了，他才吃佛粉。

在這個期間，腹部的硬塊並沒有消失，但西瓦已回復了力氣，體量也跟着增加了。自從他患病以來，他完全不能工作，甚至長久的談話。會使他感到吃不消，但現在他可以正常的幹一些家裡的工作。

四月間，西瓦到中央醫院，接受巴拉初堤醫生和馬哈迪夫醫生的檢查，醫生給他同樣的葯丸服食。西瓦每天膜拜了賽峇峇之後便服食醫生給他的葯丸，他也同時服食佛粉。

在三個星期的時間內，腹部的硬塊消失了，以後的兩三個月他都沒去中央醫院檢查。不過朋友勸他，每月檢查一次總是較安全的。大約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十一月之間，西瓦不再

服食葯物，但他每個月都到中央醫院檢查一次。拿瓦醫生和馬哈迪夫醫生都說他的病已完全痊癒，不需要再檢查。最主要的是他的身心比在見到賽峇峇之前更為健康，而且他還能夠操作粗重的工作。

雖然西瓦不需要再吃葯，但他還服食佛粉。可是三十六小包的佛粉竟能服用那樣久麼？誰都是會這樣問。事情是這樣的：

當西瓦從印度回來之後，他將五小包佛粉裝入餅干罐內，一包在他父親的店裡的一個收錢箱內，剩下三十包服用。餅干罐是放在家裡的膜拜室內，他也忘記了那回事。六個月後，當他揭開餅干罐時，他很詫異的發現罐內裝着半罐的佛粉，將五小包佛粉完全淹蓋過去。西瓦的家人也否認曾經將佛粉裝進罐裡去。至於，西瓦還不能解釋那種奇蹟。

以後，西瓦便一直吞食着佛粉，不過他沒有去動那五小包佛粉。西瓦的弟弟也是經賽峇峇治癒，他父親應他的弟弟的要求，在家中的客廳所闢成小廟堂一般般每個星期日便在那兒舉行聚誦會。病者都聞聲來求取佛粉，在罐里的是佛粉好像永遠都取用不完似的。

當我去拜訪西瓦的時候，在我的要求之下，他給我看那個餅干罐，它盛着半罐佛粉。西瓦坦白的解釋說，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賽峇峇的生日時，他們將從賽峇峇處買的佛粉參在罐中，然後裝成一小包分發給信徒。他這種無私的胸懷就足以證明他是真正的賽峇峇信徒。

在我還未見西瓦之前，我的一個醫生朋友對我說，他對於那個盛着半罐佛粉感到莫明其妙，很是詫異。假如不是西瓦將真實故事告訴我，我一樣是會感到驚奇。

最有趣的是當西瓦拜訪蘇巴馬廉（當西瓦在醫院企圖自殺時在他後出現的那個朋友）時，馬廉告訴西瓦，他不曾在該黃昏去探他，他只是在早上的時候去過，而且在他的記憶中根本沒有西瓦所說的那回事。由此可見，那是賽峇峇的「煞迪」幻成馬廉的樣子，阻止了西瓦的不智舉動。

Mr. P. Sivapragasam
c/o Coffee Shop
No. 5, 10th mile Jalan Klang (Federal Highway)
Sungei Way, Selangor.
Tel: 760390



「假如你避免敵對和爭論，神會保佑你的。不有任何的仇怨，應以德報怨。此外，語言是不能中傷你的。」

施里第賽峇峇



SENATOR DATUK (Dr.) C. SINNADURAI

PSD, PNBS, DPMP, JMN, SMK, SMB, PJK,
AM, LMS, FRAM, FRCPI, FCCP, (USA).
CONSULTANT PHYSICIAN

Residence:
6, Jalan Changgai,
Petaling Jaya,
Malaysia.
Telephone: 560560

Consultations:
KELINIK SENTOSA
316, Jalan Tuanku Abdul Rahman,
Kuala Lumpur.
Telephone: 23844

7th April 19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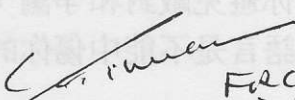
To Whom It May Concern

Medical Report

Mr Sivapragasam was first seen by me just over 2½ years ago for anaemia, abdominal swelling and general weakness. He appeared very ill and was found to be suffering from chronic Myeloid leukaemia, which is invariably fatal. He was therefore referred to the General Hospital Kuala Lumpur for urgent treatment, where he had both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He is still undergoing treatment.

Siva has shown remarkable improvement over the years, looks well and maintains he feels fit and strong. However, the blood studies reveal that his disease is not cured but seems under control. I may add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life is about 2 years after coming under treatment, though some patients live longer.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reatment prolongs life, though it greatly increases the comfort of the patient.

It is correct to say Siva presents a picture of health and general well-being, though the blood counts are still high and the spleen remains enlarged. Compared to 2½ years ago, clinically Siva appears almost normal, active, happy at heart and so one wonders ^{whether} it is mainly due to his upholding faith and Baba's Grace!


Senator Datuk (Dr.) C. Sinnadurai

FCCP
CONSULTANT PHYSICIAN

註：這是新那杜萊醫生致西瓦栢拉加山的醫療報告書。

永別了！沙達西溫！



骨髓性小兒麻痺症患者的故事

沙達西溫是栢魯馬爾的第五位兒子；他出生於一九五八年，健康一向良好，是一個健全的孩子。可是在他九歲那年，也就是在一九六七年間，他的腳跟開始慢慢地收縮，使他難於步行。

他的父母帶他去看過很多位醫生，但每次都令他失望。他的情況開始惡化，這種令人憎惡的骨髓性小兒麻痺症「侵食」了他雙腳的肌肉，使到他的雙腳只剩下一層皮而已。因此在七月份的時候，他被昇往馬大醫院留醫。

沙達在馬大醫院一住便是三個星期。他的腳病根本就沒有起色，醫生便打算送他回去。他的父母懷着無限的傷感將他帶回家裡。可憐！寸步難行的沙達時時刻刻需要別人的協助和照料。

他的父母並不因此而灰心，他們不斷延聘傳統的印度及華人醫生甚至針灸，但還是一樣毫無進展。沙達是一位善察人意的孩子，他很明白是他的不幸帶給家人的麻煩和不安，但他時常強擠笑容，儘量使自己開朗。

於一九七三年二月十日，沙達再次遭到更殘酷的命運。那是個大寶森節，他和家人及朋友去朝拜後，在回家途中，他們所乘坐的汽車竟告發生意外。沙達傷得最嚴重，他的一隻手和雙腿業已拆斷。

他又被送進了醫院，這次，從臀部以下和手都用石灰裹着。他在病榻上躺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由於長期不能活動，他的背骨也起了變化，他駝背了。當手的紗布拆除之後，手骨接得不好，因此手顯得略彎。

終於在七六年六月七日，沙達的母親決定帶他到印度尋找賽峇峇。當栢魯馬爾目送他們母子離開之後，他向上帝祈禱：「上帝啊！假如你真的不能拯救他，便讓他跟隨在你身邊。」由此可見，父母愛子的心情！

沙達母子兩人和幾位朋友於六月十日抵達布達巴地。他們租了一間房間，每天早上和傍晚都到曼地爾參加「聖會」。沙達是坐輪椅而去的。

於六月十六日，賽峇峇第一次見他們。祂取出佛粉送到沙地的嘴和前額上。當天晚上，沙達莫名其妙的發高燒，至達次晨二點才告痊癒。

他們每次都是「聖會」後才回來沖涼的。在十八日那天，沙達忽然有點反常，他堅持要在早上六點沐浴後才去「聖會」。賽峇峇於九點才出來，祂直視沙達，然後便逕自離去。

去吃中餐的時候，沙達第一次感到胃口特佳。在下午的聖會時，沙達的母親託朋友照顧沙，而她自己却出購買物品。沙達在聖會的時候感到稍為不適，因此由朋友送回房間休息。這位朋友在外面遇到沙達的母親，向她報告沙達已生病之事。

栢魯馬爾夫人急忙趕回去，但沙達告訴她謂他要睡覺。他的母親說：「你怎麼能夠現在

便睡？你還沒有吃飯。」沙達回答說：「請您在晚上八點叫醒我，我會吃的。」他蓋上被單後便即刻熟睡了。

他的母親感到事情有點不妙，守在旁邊直瞪着熟睡的孩子。突然她感到一股寒意滲進她的身體，她疾呼：「亞耶！亞耶。」（小時候的花名）但却絲毫沒有反應！

栢魯馬爾夫人即刻喚鄰居幫忙看守她的孩子，她獨自去延請醫生。醫生到達之後，診了沙達後說：「他已回到神的身邊了，不要傷心！不要哭！」當時是六月十八日下午七時，沙達的屍體被移至醫院太平間。

大約在七點半的時候，賽峇峇託人帶來了音訊：「不要太難過，賽峇峇要我們給妳們買來食物。」但是沙達他的母親和鄰居們都傷心過度，菜飯不思。

於六月十九日早上七點，栢魯馬爾夫人和鄰居都坐在曼地爾前面，九點才前往醫院。醫院的人員依言替沙達的屍體沐浴並準備火葬之葬禮。葬禮是在日特拉瓦底河畔進行。

栢魯馬爾夫人和朋友並沒有即刻離開印度，她們都留下來參加「聖會」和「聚誦會」，希望賽峇峇和布拉聖地尼拉炎能夠安慰她們。在七月七日下午五時的時候，賽峇峇取出「佛粉」點在她的前額從說：「不要難過，我們還會再見面的！」

她們一直等到七月十三日，賽峇峇再次會見她，祂說：「妳可以回去馬來西亞了。」

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半，栢魯馬爾夫人和朋友都啓程回返馬來西亞，只留下沙達的英魂，卜居在布拉聖地尼拉炎。

栢魯馬爾夫婦對賽峇峇的感想是怎樣？賽峇峇給了他們的兩個孩子生命，而第五個……他們覺得沙達很有福氣，能夠在布拉聖地尼拉炎平靜和毫無痛苦的死去，他們是不能再要求什麼了！

通訊地址：

Mr. & Mrs. Perumal,

C/O Provision Shop,

No. 5, 10th Mile, Jln. Klang (Fed. Highway),

Sungei Way,

Selangor.

Tel: 760390

—e9e9e9e9—

「人們在台上大聲和冗長的談論着正義，博愛，和平與真理等；這些談話都會於次日刊登在報章上，他們的目標也就算完成了。今天的報紙是明天的廢報，它只能用來包裹東西，然後被扔進垃圾桶了，當廢料般用火化去。這就是台上把演說當職業的一個故事。其實認真地去實踐你所說的一部份讓它落實將會更有意義。」

62626262

佛粉治癒了哮喘症

班江明夫人(基督徒)的故事

蘇西馬班江明夫人的故事並不很吸引人，但值得回味的是她從來就沒有見過賽峇峇其人

她從前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現在還是。她的信仰就不會改變過。目前她育有六名可愛的孩子，最大的是廿一歲，最小的也有九歲了。

於十年前她就患上了哮喘病，在開始的時候還勉強能夠忍受。可是一九七四年年尾及一九七五年年頭，她的情況已開始惡化，哮喘病來得更密，更長和更嚴重。

那些局外人是很難體會到哮喘病的痛苦的，據筆者所知，醫藥界還沒有辦法治癒此病。

哮喘病的嚴重性是因人而異的，班江明夫人患得比較嚴重。從一九七五年以前，每週都受到此病的折磨。當哮喘病發作時，她感到呼吸困難，她的胸部和身體都痛苦地在痙攣，她的肺彷彿被有一種含纖維的黏液粘在一起。使她癱軟下來。

她的每個動作都有可能刺激起哮喘病的發作——如笑得太劇烈，打掃屋子，吃青菜（黃瓜、羊角豆等……）或是羊肉或在大熱天流太多汗。

在初期，藥物可以給予她幫助，但只治標不治本，隨着時間的增長，她的病已不能靠藥物來治療了，她需要打針來控制哮喘病的驟然復發。在這種情形之下，她覺得生命是無情和殘酷的，在難於忍受的情況下，她會說：「什麼時候我才會死去？」

班江明先生是一個標準的丈夫，爲了妻子的病，他感到非常難過。他帶她見過了許多位出名的醫生，不論是最新科學的醫療抑或是土醫如喝「貓頭鷹湯」或「老虎乳」，每月的醫藥費已增到一百元，但他太太的病却沒有絲毫的起色。

在一九七六年三月間，班江明夫人的病更爲嚴重，她不能做家務也不能照顧孩子，因爲沒人在照料她，她便暫時搬到她哥哥及嫂嫂的家裡，待痊癒後才回去。

在這個時期，當她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她的命運開始轉變了。一天，住在鵝嘜的班江明經過他的朋友V G沙米的家，沙米便載他到市區去。途中，班江明告訴沙米有關他妻子的病況。

沙米是賽峇峇的一位信徒，他於每個星期日都在家裡舉行「聚誦會」。沙米從前也是經賽峇峇治癒他的病的。他邀請班江明夫婦也到他家裡去參加「聚誦會」。起初，班江明不能隨便參加，他認爲那是一種印度教。經沙米解釋後，他和太太便接受了沙米的邀請。在一九七六年四月間，他們夫婦開始參與「聚誦會」。

班江明夫人試圖連續三個星期天都去參加，但每次她都被哮喘病阻止了她。經過多次和病魔的掙扎後，她終於在第四個星期天出席沙米的「聚誦會」。

她的肺裡仍是有黏液似的，她喘息着坐了一個小時，那個奇怪，爆炸型頭髮的畫像似對一群信徒有着無比的博愛。她也盡能力跟隨信徒們唱着聚誦歌。

散會時，她突然感到舒服了許多，她不能解釋到底是什麼原因。沙米的太太給她一些佛粉並吩咐她每天用水送服一點。她吃了佛粉之後開始咳出許多含纖維的黏液。

翌日早晨，她感到好多了，不像一個月所咳得那麼厲害。每次睡前服一點佛粉後便不需要吃什麼藥丸了。漸漸地，她的氣力也開始恢復。

此後，班江明夫人每個星期天都去參加「聚誦會」，她也找機會參加附近的賽峇峇「聚誦會」。

最近（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班江明夫人的健康情況好多了，她可以像其他家庭主婦一般操作，炎熱的天氣再也不會困擾她了。她現在什麼食物都可以吃（她承認，如果她太過肆無忌憚，她還是會有一點麻煩的。）她可以作長途的步行（幾個月來，她都感到寸步難行）。一年半以來，她每星期都會受到嚴重的哮喘病的折磨。從五月到她寫好這篇筆記時，哮喘病都不曾發作過。

班江明夫人承認她的病還未完全根癒，但已被控制了，不過她並非是吃藥丸，打針或吃草藥，她是獲得神的庇佑。有時她還會有點輕微的窒息感覺，當缺乏佛粉時，她只需服食一點哮喘藥丸（她曾經長期服食而不能生效的一種藥物）便能停止哮喘的侵襲。

這就是班江明夫人的故事。她是一位和藹的婦人，她有六個可愛的孩子和一位體貼的丈夫。

醫生會自然的說，哮喘病是一種很頑強的心裡內涵病，能夠治癒她純粹是她的信仰！果然是信仰？假如是的話，那便是一項奇蹟了。

不要忘了，班江明夫人曾經見過多少出名的醫生，希望能夠求得治癒哮喘病。有一天，她顫抖的和一群陌生人（及一些她帶來給予她精神上支持的親戚），向着一名被稱為耶穌化身的異人，高舉着手，試圖模仿他人的膜拜姿勢膜拜他，「歌唱會」過後和吃了一些與佛粉相似的粉末後，她覺得好多了，她也跟着迅速地復原。當然，這又是她的命運。許多人認為神恩是很難令人相信的。但如果你真誠和有一顆充滿愛的心，你還是可以感受得到的。班江明夫人仍然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但她相信賽峇峇俱有「神力」，不過她不能解釋。

班江明夫人的故事還有幾個有趣的小插曲。

她說，她那年已六十的姨母患了更嚴重的哮喘病，此外她的心臟和腎都有毛病。她也跟隨班江明夫人參加聚誦會及服食「佛粉」。班江明夫人說，她的那位年老姨母的情況在三四個月已有顯著的起色。從前她通宵失眠，現在她可以睡得很好了。

班江明夫人很難為情地敘說她那年紀已七十八的父親在二或三年前所患的骨節炎。這種痛苦使他難於行走，需要一支拐杖的幫助。她的父親也隨她一起到沙米的家裡參加聚誦會。經過三兩次的「聚誦會」後，他的骨節炎痛也就消失了，不再需要拐杖的幫助。

班江明先生最後說：「現在，我至少可以在晚上安睡，不像以前那樣受失眠的痛苦了。」班江明沒有參加聚誦會，但我們很明顯地看出他多麼感激神所給予他的恩惠。

聯絡地址：

Mr. & Mrs. Benjamine
No. 2, Lorong Ibu Kota Satu,
5th Mile, Gombak, Selangor.

三個吉祥的數字

葉潭秀夫婦經歷的故事

葉潭秀 (Yap Tham Siew) 先生 (三個數字挽救了他的性命，這是由葉先生和他的太太敘說的。)

當我第一次從八打靈的許統武 (Koh Tong Bu) 醫生處聽到有關葉潭秀先生到印度去見賽峇峇和他最後在吉隆坡接受手術的故事之後，使我對尋求真理方面有了一股沖勁。因此，我決定自己去取得這個真實的故事和從誇張中證明個別的事實。我很幸運 (就如賽峇峇幫助的一樣) 在那個星期裡 (即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四日)，在八打靈的賽峇峇的聚誦會上遇見了葉太太。在一月十五日，我和太太到中央醫院去探望葉先生，他經過手術後，病況正在復原中。以下就是他的經歷故事：

葉先生首次知道賽峇峇的事是通過他的哥哥 (William S.M. Yap)。他的哥哥自一九七六年四月起即成為賽峇峇的信徒。(關於葉潭秀先生的哥哥怎樣成為賽峇峇的信徒，那是由於他聽從另外一位華族信徒講述有關他自己的難題得到賽峇峇的神力解決之後的事，這也是一個有趣的故事。)

在一九七六年七月，葉先生曾閱讀了兩本有關賽峇峇的書，但他還沒完全信服，並覺得神祕和想到許多有關以神的化身來顯靈的整個問題。

在一九七六年年初，葉先生首次開始覺得喉嚨有嘶啞之聲，並常感到頭痛，而且不斷覺得言談有困難。在一九七六年三月，葉先生和他的太太從醫生處聽到令人毛骨悚然的診斷——他的喉頭患了癌症。他在吉隆坡的中央醫院的放射治療部接受七個星期的治療。起初這種治療還可抑制這種致命病菌的蔓延。但經過六個月之後，喉嚨嘶啞又重發。在一九七六年十月才證實癌細胞本身又重新活動起來了。

葉先生又回到中央醫院去，那裡的 ENT (即耳、鼻、喉嚨) 專家也證實是癌症，並勸告他要馬上進行開刀手術。因此在十二月初，葉先生被勸告即刻進入醫院接受開刀手術。葉先生瞭解到他應作的恐怖的決定。假如接受開刀，他一定會喪失了聲音，如不開刀，又有性命的危險。到底是要聲音或者是性命呢？——這是在他生命中無法避免的可怕選擇。

就如其他的普通人一樣，葉先生發現自己處在無法逃避的選擇餘地。他要求給予時間考慮，而醫生却勸他如他在三或四週後 (即在一月十一日之後) 才回來醫院，他們將不替他開刀——因病菌會蔓延得更深遠。葉先生和太太去見一位私人醫生，據說它的選擇更令人可怕；即他只有五十對五十的機會生存或醫療。

那時葉先生已閱讀到和聽到很多有關賽峇峇的神跡，決定順從神的指示去做。而開刀手術的希望和可能失去聲帶的事，正使他感到恐懼。他想也許賽峇峇會替他指點迷津。

在十二月廿一日，葉先生和太太離馬赴印去朝聖，嘗試得到賽峇峇的降福。他們到達了馬達拉斯 (Madras)，再前往孟加洛 (Bangalore)，然後至白草原 (Whitefield)

。到了十二月廿二日，他們就第一次出席了賽峇峇的公開祈禱會 (Darshan) 。

在這段時間裡，葉先生的病況變得更壞，他咳得更厲害，呼吸更困難，甚至在旅館中有幾次差一點就窒息而死；體力活動也很差，即使步行也不能例外。他遭遇到的痛苦就如被刀刺在胸膛一般，由于食慾不振，食量也大為減少。

在十二月廿五日早晨，當賽峇峇經過葉先生的身邊時，他就跪在紅沙上 (Red Sands Of Brindavanam)，並以嘶啞和帶有痛苦的聲音說：「賽峇峇，我病了，請幫助我。」賽峇峇默默地看着他，並指着葉先生的左邊喉嚨，那就是癌症的發起點，也是造成最大的損壞處，然後，賽峇峇繼續行着。

同一天，葉太太也遇見了賽峇峇。當祂行過身邊時，她就伸出掌中放着兩個耳環的手來；其中一個是代表佛陀，另一個是觀音 (Goddess Of Mercy)。賽峇峇看了一下，然後伸出手來，只動了觀音耳環一下。葉太太只拿了這個，意思是賽峇峇將會對她的丈夫表示慈悲。

在十二月廿六日，當賽峇峇經過時，葉先生就伏在祂的雙腳上。賽峇峇拍拍葉先生的肩膀說：「好的！」無論如何，他們雖這樣虔誠膜拜，並沒有什麼醫治的效力。葉先生和太太感到很失望，因為他們聽到賽峇峇在十二月廿七日就要離開白草原 (Whitefield) 到布達峇地 (Puttarparti) 去。

在廿八日那天，葉先生夫婦也包了德士到布達峇地去。

在這時，葉先生的病況更加惡劣，他不能順利地呼吸和有嚴重窒息的感覺。經過了傍晚的祈禱會 (Darshan) 之後，他們從布拉杉地尼拉音 (Prasanti Nilayam) 的醫院召來一位醫生。醫生來檢驗了葉先生之後，發覺他的病勢的確嚴重，就帶他的妻子去見卡斯杜利先生 (Mr. Kasturi)。

也許是幸運吧，這時卡斯杜利先生剛好站在東布拉杉地 (East Prasanti) 的住家的陽台上。他聽了那位醫生這麼說，就叫葉先生夫婦在翌日到來，他將會詢問賽峇峇。

那天傍晚，那位醫生來到葉先生夫婦等候着的房間，並通知葉太太在十二月廿九日早上八時帶葉先生到一間廟 (Mandir) 的走廊處等候。他通知他們賽峇峇將會來見他們。對葉太太來說，這是一個最好的消息，也是最好的生日禮物——因為十二月廿九日是她的生日。這不是很巧合嗎？

在十二月廿九日早晨，葉先生就由自願人士帶到那間廟走廊的盡頭處坐下，即面對着會見室。到了早上八點半時，賽峇峇就出來作祈禱會 (Darshan)。就像平常一樣，賽峇峇叫一些幸運的信徒來面談，當祂要回去時，祂向葉先生招手，意思是叫他加入那些信徒中，並坐在會見室外。因此，那些女自願人士就讓坐在外面的葉太太去跟女信徒一起坐在會見室外。

約有十五位信徒，包括葉潭秀夫婦，都被叫進會見室，那是賽峇峇以物質醫治病人的地方，祂給了葉太太一些佛粉 (Vibuthi)。然後祂邀葉潭秀夫婦進入第二間會見室面談。

當他們進入時，賽峇峇看着葉太太，然後以手作勢地說：「什麼是癌症？不用担心——在十一、十二或十三號接受手術——一切將沒問題，我將會和你在一起。」

葉先生帶着微弱和痛苦的聲音說：「但是，賽峇峇，手術之後，我的聲音將喪失了。」賽峇峇回答道：「我知道你將不能講話了，但不用担心，一切將沒問題的，我將會和你在一

起。在十一、十二或十三日去接受開刀吧。」祂向葉太太示意地說：「我將給他十天的佛粉 (Prasad)；早晚用水給他服用。」

然後，賽峇峇做了一些佛粉 (Vibuthi)，放一些在葉先生伸出並帶着發抖的手上，並將其餘的塗搽在他的喉嚨處。

做完之後，葉潭秀夫婦就出來跟其他的信徒坐在外室。他們等到其他八個人都接受面談之後。然後賽峇峇就從塑膠籃拿出包裝的佛粉 (Vibuthi) 來給予每一個人。祂給了葉太太一包佛粉之後說：「你來自馬來西亞？」這時，葉太太實在不能控制她的如洪水奔流般的情緒。她似乎受到神的憐憫而眼淚奪眶而出，甚至哭了起來。由于苦悶和幽閉的情緒使她哭泣得將要窒息了，她說：「他將會痊癒嗎？」賽峇峇的眼睛充滿了溫和的愛，祂回答道：「不用担心。」說完，祂再給她一些佛粉。

當面談的時間結束之後，所有其他的信徒都仆下來撫摸或吻賽峇峇的腳。這時，葉太太距離葉先生不遠，她希望她的丈夫也能和其他的人一樣做法。然而，她却看到賽峇峇叫葉先生到祂的面前。葉先生行過去在賽峇峇的面前跪下。賽峇峇以手作圓形和橫形的動作之後，就出示一張訪問卡片，然後交給葉先生。之後，他們都一起離去。

在十二月卅日，葉先生開始依照指示來服用佛粉 (Vibuthi)。他們在十二月卅一日離開布達峇地 (Puttarparti)。當他們離開前，那天早上，他們出席了最後一次的祈禱會 (Darshan)，在那裡，賽峇峇向葉太太拿出的相片祝福。她說：「我們正要回去馬來西亞。」賽峇峇微笑地回答：「好的。」他們在那天傍晚離開布達峇地，然後前往孟加洛和馬達拉斯，最後在一月四日到達了吉隆坡。葉先生在一月五日再進入中央醫院。由于賽峇峇給予葉先生的信心，因此，使葉先生先前對喉部至兩耳處的開刀手術的恐懼心理能夠克制過來。

醫生們替葉先生重新檢驗之後，就定于一月七日開刀。這使葉潭秀夫婦非常關注，因為賽峇峇曾清楚說明要在十一、十二、十三日接受手術。無論如何，在一月七日的是小手術，因此不須他們的要求。但巧合的事是大手術却定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

既然，這事使他們高興，但他們却為十二和十三日而困擾。直至一月十日，這意義對他們才明朗化。再巧合的事是葉先生從七號床被換到十二號床——即第十二張床。在開刀手術那天，葉太太在夫兄的家舉行聚誦會 (Bhajan)，因她是住在那間屋子，門牌是十三號——一八打靈第七區第六路 (Jalan Taman 7/6, Petaling Jaya) 的第十三間屋子。另一個巧合是七和六 (7 / 6) 的總數又是十三。

在十三號屋子舉行的聚誦會 (Bhajan) 是在早上，剛好和手術的時間巧合。當聚誦會過後，葉太太發現在賽峇峇的相片上有佛粉 (Vibuthi)，這些佛粉 (Vibuthi) 是出現在相架裡。這宗手術是在中央醫院的兩位醫生執行，而且非常成功。當我在一月十五日到醫院去探望葉先生時，我不禁驚奇萬分，因為他已很強壯，而且精神奕奕。甚至發現在手術後第二天就把綁帶除去，並且傷口已完全復合。我可清楚看到大手術後的情形。它的傷痕剛好在葉先生的左耳下開始，然後向下彎至喉頭，再向上至右耳下；一塊白紗布包住喉頭上部。當葉先生嘗試講話時，只聽到嘶嘶的粗糙聲。

在考慮到上述情況時，我對葉先生的勇氣和高興，感到神奇。根據葉先生說，賽峇峇給予他勇氣，而且在全能的神的力量中，永遠使他有這種信心。事實上，假如你聽從神的意旨

，你就可獲得祂的慈悲。

對葉太太來說，十二月廿九日的生日禮物是世上最有價值的。這是神的禮物，勇氣的禮物，也是她所愛的人的生命的禮物。

聯絡地址：

Mr. & Mrs. Yap Tham Siew

13, Jalan Taman 7 / 6, Petaling Jaya.

電話號碼：七七一四六〇

上述地址是葉潭秀的哥哥 (Mr. William S.M. Yap) 的地址，他是馬來西亞政府關稅和國產稅局的官員。

◆ 隨 錄 ◆

當我首次寫完葉潭秀的故事，並把草稿交給葉潭秀夫婦看時，我向他們個別提出兩個問題。現將它附錄在下面。

向葉太太提出：

問：「你現在對賽容容有什麼看法？」

答：「我想祂是神的化身，我把祂和耶穌基督相比。」

問：「就如其他許多例子一樣，為什麼賽容容不即刻醫治妳的丈夫呢？」

答：「我想在他的前世曾犯下了過錯，而現在他必要經過苦難來洗脫他自己的罪惡。」

我向葉先生提出同樣的問題，但這時他並不知道他太太如何回答我的問題。（他把回答寫下來。）

答：「經過手術之後，我對祂很有信心。當一切事情都解決之後，我將回去見祂……。是的！祂是神的化身。」

答：「在某些情況下，祂要馬上將病人醫好，而在另一方面，祂却要經過某種……（至此葉先生不知寫什麼好。他聳聳肩膀，然後再寫。）我想在我的早期生活中犯了罪，因此，我必須經過這宗手術。」

捷卡筆錄

以下是葉潭秀的聯絡地址：

Mr. & Mrs. Yap Tham Siew,

B 68, Taman Kok Doh, Kuala Lumpur 12-04.

「我的使命是要給予你們勇氣和快樂，驅散你們的懦弱和恐懼。不要譴責自己是罪人。罪惡只是個被誤用的名詞，而正確的該是過失，只要你們能誠心地改過自新，不再犯錯，我會原諒你們的一切，祈求神給予你力量以剔除那些在無意中染上的惡習。」

神的啓示

鄭安泰先生的不平凡經歷

當我聽到葉潭秀的經歷故事時，同時又聽到鄭安泰的不平常的經歷。這又是一個有衝突性和不明朗的故事。當我開始和鄭先生聯絡時是不成功的（即使我到芙蓉去找他，因當時他曾在那裡居住一些時日），直至一九七七年一月，我用電話和他交談之後，他才慎重地接受我的邀請，到孟沙路我的住家來談論這件事。

鄭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使我感到驚奇的，因為他的子女已長大成人，但他看起來還很年輕。當我知道他已六十四歲，精神還這麼好時，更使我驚奇不已。我們是用英語交談，因鄭先生以前是警監，所以英語講得很好。

鄭先生首次聽到賽峇峇的事，是通過住在雪州甲洞的一位華籍賽峇峇信徒。他的妻子，女兒，兒子及媳婦是在一九七五年成為賽峇峇的信徒，但鄭先生還是頑固地不信。事實上，他是不喜歡他的家人跟這位有特殊髮型的印度人牽連在內。

在校時，鄭先生是個受過洗禮的美以美基督徒。離校之後，他就不再到教堂去，並且是一位「自由思想者」（一個不崇拜任何宗教的人），然而，他堅持助人為善的哲理，他認為這是不須到教堂去也能做到的事。這種人生哲理和生活方式使鄭先生得到了好的報應。

鄭先生的生活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有了決定性的轉捩點。是日傍晚，他曾到八打靈去拜訪他的年已九十的岳父。他有時在岳父家過夜，但那天似乎是注定的，他決定回到自己擁有一個胡姬花農場的梳邦新村（Subang New Village）住家。在當天傍晚，一個賽峇峇聚誦會曾在他岳父家舉行。

鄭先生是在晚上九時四十分鐘騎了士古打離開，並載着約一百磅重的肥料，那是用來製造混合肥料，以便種植胡姬花用的。

那時候，聯邦大道正在進行擴展工程。因此，不適合於夜間行車，尤其是對燈光不強的士古打騎士。在靠近雙溪威新村的一段高速公路上，建築商在路邊挖了三呎闊，六吋深和三十呎長的溝渠。這一帶晚上是漆黑一片，而來往車輛却是非常頻繁，雖然有提供危險訊號設備，然而左右來往的車輛主要是靠車頭燈光來照明道路。

情形是這樣的，當鄭先生到達溝邊時，由于他的士古打的燈光微弱，所以他正好撞進溝中去。它的前輪先撞入溝中，接着是後輪。因為鄭先生和一百磅肥料的重量，致使他的士古打失去平衡而陷入六吋深的溝中。

這時，鄭先生不顧一切，儘量將撞進溝中的士古打控制過來。由于本能和經驗反應，他準備跳離他的士古打，但忘却了右邊的快速來往車輛和左邊的斜坡了。

這時候，他可說是聽天由命，他的一時錯誤決定，可說會影響到他的生命和四肢的安全，就在此時，一個幻影出現了。

實在令人感到不可相信的，在鄭先生眼前出現了賽峇峇的影子。賽峇峇的半身吊露在空

中。在這一點上，我詢問鄭先生有關這個幻影的事，而他却強調他清楚地看到祂，就如在正常光綫下看到我一樣。

當這個幻影出現之後，賽峇峇就慢慢地離去，鄭先生只看到祂頭的後面。當祂要轉身時，賽峇峇以英語說：「不要跳！不要跳！保持平衡！保持平衡！」然後，這個幻影就消失了。我再詢問他是否能夠在腦海裡想像到祂的聲音和聽到賽峇峇說話，但是鄭先生堅持他清楚地聽到他說：「就如你現在和我說話一樣。」

每一個人都會想像到受傷影響的情形。鄭先生這時也不知如何是好？無論如何，他堅持認為這種聲音和現象並不會驚動他，反而會使他冷靜下來，因此，他並不從車上躍下來。他儘可能控制着，他的士古打繼續行了幾呎遠就摔到地上。這一切都可能在幾秒鐘內發生的事。

鄭先生向前跌下，以致他的下唇嚴重受傷。他的左手腕僅受輕微扭傷，除此之外，其他身體部份並沒受傷。雖然他經歷了這次的嚴重摔倒，而且頭盔也被刮損了，但是身體並沒嚴重損傷，這使鄭先生非常驚愕。

當鄭先生的士古打摩多聲靜下來時，他單獨一人站在微暗的燈光裡，頭有一點暈眩，受傷的下唇不斷流血。當時，他不知如何是好。

在這時，有兩個印度男人經過，他們用士古打將鄭先生載到附近一間工廠去，在那裡鄭先生撥電話告訴他的女兒。

他的女兒跟幾位朋友來到，並放了一些佛粉在他流着血的唇上，甚至給一些他吞下。然後，將張先生送入馬大醫院，他的下唇被縫了三十針。雖然沒採用麻醉劑，但張先生並不覺得痛。鄭先生也覺得奇怪，因為通常他跌倒時，一定會有痛苦的感覺。然而，現在連醫生和護士對這位老人的容忍性也覺得奇怪。醫生告訴鄭先生，他的下唇已破損，必須經過整形手術來將它修補，以便恢復原狀。

一月七日的不幸事件總算告了一段落。我問鄭先生，假如他當時跳下車來，他覺得將會有什麼事發生。他回答道：「我將跌在車輛來往着的路上，受傷情況會更嚴重。」

過了幾天，鄭先生就到八打靈拜訪一位私人醫生許統武（Koh Tong Bu）先生（後來我發現他是一位不平常和有高度精神意識修養的人。）許醫生証實鄭先生受傷的下唇需要經過整形手術。但是，鄭先生覺得不須整容手術來改善他車禍後的容貌。他說：「我已是一個老人，我並不須要這樣做。」

在事後的一週間，鄭先生有了特大的轉變。在這之前，鄭先生是不相信賽峇峇的，也反對他的孩子們崇拜賽峇峇。他說：「無論怎樣，他們是不聽我的話，事實上，他們還嘗試將有關賽峇峇的事跡來說服我，但我並不聽從。」

自從在車禍那天出現賽峇峇的幻影之後，鄭先生才開始想到賽峇峇……但並不向祂祈禱。由于經過幾年都沒想到神的事……這個突然而來的意識，也是很難使他接受的……他仍舊不能決定接受和信服賽峇峇的神力。

他開始看到和聽到更多有關賽峇峇挽救了信徒的生命的生命的事件。當再在一九七六年九月第二次車禍發生之後，鄭先生的腦海中就呈現了混亂的狀態。

在一九七六年九月（鄭先生記不起正確日期）的一個下雨天，他能自架車外出，由梳邦新村路經白沙羅到八打靈的岳父家。當他經過一個石灰石礦場時，已是下午兩點半了。正當

他要轉彎時，迎面來了一輛三噸重的羅厘，因路面滑，它的車輪承受不到摩擦力而失去了控制，以致車向路邊滑走。這輛羅厘直滑向鄭先生的車，撞正司機的車門。

當車禍發生時，鄭先生在他的面前看見一道強烈的閃光。他想：「這是汽車相撞嗎？不！我並沒感到有相撞和動搖，它只是刮到而已。」我向鄭先生詳細地問起有關那道閃光的事。這是否屬於想像，或是由於相撞而頭部受震所造成的。但是，他還是堅持說那光不是在他的腦海中，而是在他的前面。鄭先生注意到這是由於羅厘司機不留心所造成的，他將車停下，並走出車來。當他走到車後去視察時，使他非常吃驚。那輛羅厘在路中像烏龜般翻了過來，三個人正從車底爬出來。他也感到奇怪，他的汽車的兩扇門已破壞不堪，致使羅厘車主要花八百元來修理這兩扇門。

這第二次的車禍事件，給鄭先生一個更深遠的沖擊（諺語說：駝背之草，致使駝背折斷，意即凡事應適可而止。）在幾天前，鄭先生曾聽到有關賽峇峇怎樣防止他的信徒發生車禍的故事——將信徒的車推至安全的地方。鄭先生現在相信賽峇峇從嚴重的車禍中救了他。因此，鄭先生開始向神祈禱，並且成為賽峇峇的忠誠信服者，他說：「賽峇峇必有一種神奇的力量來為人類造福。」

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鄭先生和妻子等決定到印度去作禮節上的拜訪賽峇峇。到了十一月廿七日，他們被通知那天的班機已沒有空位了，因此，他們的名字是列在等候表上。既然在冗長的等候表上，他們是沒什麼希望獲得三個座位的，但他們還是充滿希望和信心。在二十八日的晚上，鄭太太在芙蓉她兒子的屋子牆壁上看見一道神祕的強光。他們把這個當作是賽峇峇替他們開路的訊號。果然不錯，由於通過好心的機場工作人員，他們在十一月廿九日早上九點鐘的最後一分鐘搭上了飛機。

他們先到達馬德拉斯（Madras），然後搭火車前往孟加羅（Bangalore），他們很幸運能遇到一些好心的印度人替他們在火車站附近的旅店找到了房間。他們已計劃在翌日前往布達巴地（Puttarpatti），但他們又是很幸運地從旅店中的其他房客口中得知賽峇峇是住在孟加羅的白草原（Whitefield）地方。

第二天早上七點鐘前，他們前往一個大巴士車站，希望搭巴士到白草原去。在車站處，他們看到的告示牌都是他們一竅不通的外文，使他們茫然不知所措。又是好運造成吧（或者是賽峇峇照顧他的孩子們吧），他們却遇到一位馬來西亞的印藉女孩子，她幫助他們解決了搭巴士的難題。在十一月卅日，約在早上九點鐘左右，他們就到達了賽峇峇的居處。

賽峇峇在早上祈禱會（Darshan）過後不久就叫鄭先生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兩位馬來西亞華人（前面言及的一位姓黃和另一位來自甲洞的華籍男孩）來面談。在會見中，賽峇峇告訴他們許多神奇的東西，下列是鄭先生所能記得有關他的話：

1. 「愛所有的人並幫助他們。」
2. 「在你的生活中，不要向神祈求任何你有能力獲得的東西，即使一杯茶亦然。你只能祈求你需要和自己能力不能做到的東西。」

面談了半小時之後，賽峇峇就叫黃先生以中文來唱聚誦歌。他作領唱，其他的人就跟着他唱。最後一首歌是合唱的，賽峇峇也以中文跟他們一起唱出最後幾句歌詞。我向鄭先生問起賽峇峇是否只跟着他們唱或者合唱，他回答道：「他似乎對這首歌已懂得唱了。」

經過這次會見之後，鄭先生就回去孟加羅，但其他的人還留下來。因此，鄭先生就失去

了由賽峇峇規定馬來西亞華族信徒在同日下午所作的第二次會見的機會。但鄭先生還是非常喜悅，因為後來他聽到賽峇峇在問：「那個老人去了那裡？」

在卅一日的早上，賽峇峇再度叫鄭先生及家人，黃先生和朋友等作另一次會見。賽峇峇對鄭先生說：「你有太多不應有的煩惱，我要替你消除這些對你不利的煩惱！」

後來賽峇峇又對鄭先生說：「你的左邊有病痛。」這使鄭先生非常吃驚，因為他的左肩和手臂實在有問題。由於在過去發生過車禍，所以在最近幾年來，他不能將左掌放在右肩上，甚至不能將手直伸過他的頭部。任何這種動作，都會造成肩膀劇痛。這出現了不能醫治的難題，因此，他爲了要學習如何適應它來生活，他就儘量不用到這隻手來工作，以便減少痛苦。

賽峇峇給了鄭先生一些佛粉，並放了一些在他的嘴裡和塗搽些在頭上，然後說：「我將佛粉給你拿回家去，每天把它擦在肩膀上。」

鄭先生回到旅館後，就把佛粉擦在肩膀上。他這樣繼續做了三天，直至第三天，他本來有幾年的慢性病痛就此消失了。他已能將左手放在右肩上並能把手伸直至頭頂以上。

賽峇峇也告訴鄭先生說：「你不須爲你的口唇而煩惱，它將會復元的，不必爲它而去看醫生。」我曾經從鄭先生的女兒及其他的人，包括在八打靈的許醫生，聽到有關鄭先生在一次士古打車禍中，他的下唇嚴重損傷的事。當我在一九七七年一月遇到鄭先生時，我只看到他的口唇只有少許受傷的疤痕。事實上，假如我對這件事完全不知道的話，我就不會注意到他的口唇有受傷的痕跡了。

鄭先生和家人以及朋友們，在十二月六日（星期一）就回到吉隆坡來。當我向心情愉快的鄭先生詢問時，他說：「當我還沒去見賽峇峇之前，我有許多煩惱的事，現在我可高興地告訴你，我已沒有煩惱了。」

當鄭先生回去梳邦的住家時，我對這個健康和愉快的老人感到很疑惑。除了消除煩惱之外，到底神能給予人類那些更大的禮物呢？鄭先生實在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以下是鄭安泰的聯絡地址：

Mr. Chang Ah Tai

No. 33 14/3 (Section 14 Jalan 3), Petaling Jaya.

電話號碼：5 4 6 7 4

或 者

No. 472, Bukit Rasah, Seremban.

電話號碼：7 6 5 7 5

「每天都作有規律的兩次膜拜，你將獲得力量和勇氣，就可抗拒一切邪惡的侵襲。神的恩澤將賜予你精神上的安詳，從而獲得安寧，在心靈上，你是全心全意地依靠着神。祂會保佑你，並將你從災難中拯救出來。」

Dr. Koh Tong Boo ,
M.B.B.S. (Melbourne)
26, Jalan Yong Shook Lin ,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el: 551335

許統武醫生
雪蘭莪八打靈再也
惹蘭楊旭齡廿六號
電話：五五一三三五
日期：15-3-1977

以一個家庭醫生的身份來說，我認識張先生已有九年的時間了。在這段時間裡，我曾替張先生醫治普通的病症，如咳嗽、傷風和胃部不適等。

關於張先生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發生車禍事件，我證實它是正確的。他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到我的醫所來，我曾替他檢驗並洗滌傷口。他的下唇已嚴重受傷，以及組織亦受損。最後馬大醫院的醫生曾建議要經過整容手術來使它恢復原狀，我也同意這樣做。

這次車禍之後，我曾見了他幾次，他的下唇真的傷得不成形。

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八時，他來我處就醫，因他患了咳嗽。因為他是我的朋友，所以我站起來祝賀他，而且發現他已是一個和以前「不同的人」了。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他也曾經到來見我，因他在飲食方面不慎，以致患上痢疾。

我可即刻注意到他在意識上已和過去大有不同，這似乎有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和靈感已進入了他的腦子。根據我的看法，他在過去常常好像有不滿足和愁眉不展的樣子，因為他時常曝露在陽光下勞作，以致皺紋明顯可見。（張先生擁有一個胡姬花園。）今晚他已和往日不同了。他的臉上充滿歡樂和滿足的氣氛。

後來他開始告訴我有關賽峇峇和得到祂的賜福的事。從張先生的臉上就可反映出他有所改變。他已沒有顯著的皺紋了。他常常微笑，而且那變形了的下唇也不會令人注意到。我也受到他的快樂所影響，因為我也暗自高興，這樣的一種改變可說是由神力所為。張先生向我示範他“凍結的左肩”的活動距離。這個“凍結的肩”的名詞是由于肩關節不斷受到關節炎的侵犯，以致活動受阻。現在已沒有痛苦了。在張先生這種情況，它是由于在禍後所造成的。無論如何，痛苦已消失了，只是在活動上仍舊有限。張先生學習如何在這種情形下好好地生活，且不再發出怨言。自從張先生採用佛粉三天之後，他的肩膀已獲得痊癒，這真是奇蹟。

自從聽到張先生的冒險故事，並且經輸檢驗他的唇和左肩之後，我的結論是：賽峇峇已完成了三項奇蹟：

(一)不須經過整容手術而能將受損的下唇恢復原狀。

(二)僅在三天的時間內就能將左肩全部恢復正常動作（不須經過基本的物理治療）。

(三)比上述兩者更特出的表現就是一個常有煩惱的人已得到了滿足和快樂。

簽名照原書：

罪惡的源泉——毒品

S.薩利雅斯與洪水大的戒毒故事

今天其中一項最無道德的社會病態就是吸毒，世界各國政府都正為這日益增加的社會惡習作出努力去消滅，有些已收到某種程度的成效，但有些却常常失敗。許多吸毒的年輕人被捕之後，對於改造中心來說，常常是一項非常辣手的問題。根據分析，那些因受引誘而患上吸毒惡習的人，或是因吸毒而被逮捕的人，都是想脫離這種惡習的苦海。

當我正打算赴印拜訪賽峇峇的三週前，由於幾次的延期，使我聽到有關因患了吸毒而得到賽峇峇的庇佑而戒除的故事。我應該感謝賽峇峇助我延遲旅程，因為，最低限度那些需要解除毒癮的人，讀了我的報導之後，可以尋求同樣的方法來挽救他們自己。他們就是：

(一) S. 薩利雅斯 (S. Zakrhiyas) 先生

他是一位外表健碩，容貌不凡的男人，甚至有與眾不同的名字。他住在吧生 (Klang)，我曾見過他，並知道他在吧生的賽峇峇服務組裡是一個很活躍的成員。他是一個好靜和有禮貌的人。從他的人格來看，實在令人不相信他在過去曾有過吸毒的不尋常的故事。

廿九歲的薩利雅斯是一位羅馬天主教徒，他在吧生港口做捐夫。他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廿七日以淡米爾語告訴我有關他的故事，那時，剛好是吉隆坡和吧生的賽峇峇服務組聯合組織一個旅行團到波德申去遊玩一天，因為吧生的信徒要募捐基金在吧生建一座小印度廟。

薩利雅斯在廿歲時就開始吸煙。由於這個原因，他在廿五歲時就再進一步地染上吸毒的壞習慣。

在一九七三年，當他的朋友免費給他一支一元的香煙來嘗試時，他就不知不覺地染上了吸毒的壞習慣。這些一支一元的香煙是摻入了海洛英的，他們却騙他說是因通貨膨脹而提高售價。

薩利雅斯發現這些新的香煙很刺激，而且又是免費得到，因此，他就繼續吸下去。他一共抽了十天的免費香煙，直至貨源斷絕為止，但那時他想不抽已太遲了。

他開始購買那些一元一支的香煙來吸，經過一個月之後，他才真正瞭解自己已上了別人的鈎，欲脫不能！

如果沒有海洛英的話，他將非常痛苦。那時他每天必須至少要有一至兩包的海洛英來消除痛苦。

當經濟成問題時，或是無貨供應時，他就處在極端痛苦的狀態中。這種如刀刺般的痛苦，使他無法控制，以致要用手來擊向牆壁，鋼條等，即使他的指節嚴重受傷和流血，他也不覺得痛。薩利雅斯也曾經過「冷凍土耳其」(Cold Turkey) 的戒毒法。

當毒癮的痛苦增加時，他抽吸的海洛英香煙也跟着增加。海洛英變成了他生活的必須品，而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的生活費，已成了次要的了。他的家庭也因此而煩惱，而他的母親和兄弟也懇求、威脅和勸告他，但浸浴在痛苦的深淵裡的薩利雅斯，他們這種做法完全沒有

效果。他每天的生活變成了只是怎樣減少毒癮的痛苦罷了。

爲了要得到金錢來支持日益增加的毒癮，薩利雅斯開始典當他妻子的珠寶飾物以及他的手錶和腳車，這些東西要等到他在月底拿到薪水時才能贖回來。當毒癮越來越厲害時，他開始失去了食慾，而他健康的身體也開始從一百六十磅減至一百一十五磅。

這時，薩利雅斯已瞭解到自己的所作所爲。他的體育活動已停止，而且衣冠不整，他變成了只有一個男人的影子而已。他想停止吸毒，但他却不能做到，由於痛苦難忍，他還是繼續吸毒來減少痛苦。

在失望的情況下，他只好尋求醫療之法，因此，從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開始即在吧生港口的一個醫生處進行四個月的醫葯治療。這位好醫生用盡了各種他所知道方法來爲他治療，但却毫無效果，他還是不能戒除吸毒的壞習慣。因此，這位醫生就放棄醫治他，並警告他如果他不戒除他的毒癮，他將很快地會失去工作。

這對薩利雅斯來說是一件很大的事，因爲他已是一個走向自毀道路的人了。到了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八日，他和同事在吧生港口的一艘船上休息，因當時他們正做完了下貨的工作，那時，薩利雅斯變得很孤獨，因爲他的朋友都避開他。那時已是下午七時（他是輪到自下午三時至十一時的工作），他的毒癮正在發作，但他身上已沒有海洛英了，他驚慌得不知如何才能渡過其它的時間。

在這段休息時間裡，有一位朋友正在讀着淡米爾文報章給其他的同事聽，這是一篇有關賽峇峇的報導文章。

這位朋友將賽峇峇的奇蹟報導讀得很大聲，並說他是像拉瑪（Rama）、克里斯那（Krishan）和基督（Christ）一樣的化身。由於他想聽得更清楚些，所以他走到那位讀着報紙的朋友的背後去。正在那時，休息的時間已結束了，他就向那位朋友借閱那份有關報導這位神奇人物的報章。

但是，由於毒癮的痛苦難忍，致使他不能集中精神看下去。他只是看看賽峇峇的相片，然後失望地問道：「假如你幫助別人是屬於事實的話，爲什麼不能幫助我呢？」當他看着賽峇峇的相片時，一種不尋常的意識正在他的腦海中浮現了，而他這時也感到手臂上的毛都豎了起來。說也奇怪，這時，他先前想得到一包海洛英來吸的念頭已慢慢地消失了，而痛苦也減輕了許多。他發覺自己已不需要吸一包海洛英就能繼續做完這班的工作了。

因此，他趕快從報章上將賽峇峇的相片撕下來。放工後，他把相片捲起來，拿在手裡，然後踏腳車回家。像平常一樣，他經過那間在過去幾個月常常購買摻了海洛英的香烟的店舖。通常他都在那裡停留下來，然後購買一些香烟（如果經濟允許的話）。回到家，沖了涼之後，他就在睡房裡大吸其毒，在幻覺的情況下，他似乎失去了自己，然後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

可是，在七月十八日這天，薩利雅斯在幾個月以來首次經過那間店時，忘記了買香烟的事。在這些日子裡，他已是一個每天抽上十支海洛英香烟的吸毒者了。根據朋友說，對於這樣一個吸毒嚴重的人，必須經過大約兩週的「冷凍土耳其」治療法，才有效果。如果得不到如此的醫治的話，在五年的時間裡，就有死亡的可能。

這天他回到家裡，就走進房間（這是一間他和母親及哥哥同住的屋子），然後用一枚圖釘將賽峇峇的相片釘在板牆上，接着他就去洗澡。在過去幾個月裡，他洗過澡之後，必須點

了一支海洛英香烟來抽，以便消除毒癮的痛苦。

然而，在這天，他却和過去完全不同。他洗過澡後，走進房間，坐在床上，並看着賽峇峇的照片。他問道：「你是真神嗎？」然後就靜下來，他把希望寄託在這位陌生臉孔和有非洲人髮型的人身上，薩利雅斯不明白這個人到底有什麼神力。他接着又問道：「賽峇峇，你能幫助那麼多人，為什麼你不能幫助我呢？」

他看着賽峇峇的照片約有一小時之久，在恍惚之中，他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身時，再看看牆上的照片。這種得到安眠的情況，可使他的神經獲得安寧並驅除了痛苦。

對薩利雅斯來說，他患了的毒癮已是不能控制了，每天早晨，當他醒來時，要是沒有吸一口海洛英，他就什麼都不能做，甚至連刷牙也懶得去做。有時，當他沒錢買毒品時，他就向家人要錢，但他們都不給，在這種情況下，他會用拳頭槌向硬物，並跑到他的朋友家或去找他的吸毒朋友，以便得到一支海洛英來吸，暫時解除了毒癮的痛苦。

在七月十九日早上，他又想到要吸海洛英的事，但是却沒有海洛英可吸，在痛苦到入骨的情形下，使他失去了做人的意志。這時，他的腦子裡還是想到有關賽峇峇不可思議的事蹟。

因為他這次的輪班工作是在下午三時開始，所以他決定留在家裡望着睡房壁上的賽峇峇的照片。他的母親也因為她的兒子有這樣一個轉變而感到高興。然而，她還是對牆上的照片非常關注。因為她是忠實的羅馬天主教徒，而她的兒子却對這個俱有奇異頭髮的陌生人特別崇拜，他的這種思想，和她的觀念格格不入，因此她強烈地批評她的兒子。

薩利雅斯本身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只靜靜地坐下來，在賽峇峇的照片前祈禱着。後來他就去工作，直至晚上才放工回家，自數月以來，這是他首次在二十四小時內不需吸海洛英。

那天晚上，當他經過那間售賣海洛英的商店時（根據薩利雅斯說，那間商店已被警方突擊了幾次，但現在還是祕密地售賣海洛英），他就想到海洛英的事，但當他感到沒痛苦時，他就不再買毒品了。

因此，薩利雅斯開始向賽峇峇祈禱，並把那撕裂，而且沒裝框的報章照片，掛在耶穌基督照片的旁邊。大約一個月之後，薩利雅斯在吧生的一間店裡看到有賽峇峇的照片出售。他向那位賣賽峇峇照片的人（這位仁兄也知道薩利雅斯是位毒品的癮君子）走去，並告訴他有關的神奇故事。這位男人非常高興，他免費把給了薩利雅斯一張彩色的賽峇峇的照片，並交了一些由朋友自印度帶來的佛粉給他。

薩利雅斯將照片裝了鏡框，然後放在房間裡，並和耶穌及聖母馬利亞的照片排在一起。

由于賽峇峇的照片永留在他的房間，家人反對得更激烈。甚至教堂的自願工作人員也來到他的家警告他這種錯誤的做法。無論如何，薩利雅斯還是堅決保留他的見解，就是不放棄崇拜耶穌。他將繼續向那耶穌及賽峇峇祈禱，他認為賽峇峇也是他的救命恩人。

有一天，他的母親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就將賽峇峇的照片扔到屋後的一條大溝渠裡（根據薩利雅斯說這條溝渠超過十呎闊）。即使一個小孩子也可將那照片拋進那條溝裡去，但是，那張照片並不能丟入溝中去。它却飛掠過溝渠的另一邊去，然後跌在花叢裡。

幾秒鐘之後，薩利雅斯來到現場，驚奇和高興地看着他的母親，說道：「媽媽，你看，真不容易把這張照片拋棄。」他的母親却不作聲。

從此之後，公開反對他的家人就靜下來了。他有時在他的家舉行一個聚誦會（Bhajans），雖然他的妻子不是一個信徒，但她却幫助將神壇以花來修飾一番。他的孩子（現在已有三個）也參加他的聚誦會。

這是薩利雅斯的一個不可思議及令人不敢相信的故事，他現今已是賽峇峇的忠實信徒了。他的精力和健康已恢復了，而現在他又可繼續做體育活動，包括舉重。如今看到他的身體肌肉如此發達，我真不相信四年前他是一個走向自滅的人。

薩利雅斯現在參加了吧生的賽峇峇的服務組工作，並獻身于幫助貧窮無靠的人士。他還挺身參與反吸毒隊的活動。他正嘗試以自己的經驗來叫那些吸毒者和他一起祈禱，使他們脫離濫用毒品的魔掌。

當我靜靜地凝視着及羨慕這個安祥的充滿信心的容貌時，不久就很快地遠處消逝了。這時，吧生的信徒都下了巴士，而巴士正向着吉隆坡駛去。我只能說一聲祝福的話：「賽峇峇，請你幫助這個人，以便使他能夠挽救其他患上吸毒的人。」當然，薩利雅斯所做的善事將會得到神的庇佑和好的報應的。

聯絡地址：

Mr. S. Zakrhiyas,

T.B.G., 269, Jalan Kamp, Port Klang.

〔註〕：

在三月卅一日（星期四），我到吧生去參加吧生信徒的聚誦會，以便獲得某些有關薩利雅斯的故事情節。這時我已寫好上述故事的首次草稿。我有機會到薩利雅斯的家去看那被他母親丟過的賽峇峇的照片及那條溝渠。

薩利雅斯現在是住在一間更新和更大的木屋裡，點的是煤氣燈。他的牆壁上掛着描述基督教的圖片和賽峇峇的照片，在他的房間的門上也有賽峇峇雙腳的圖片。

薩利雅斯指着掛在正門內牆壁上的一張大照片。當我走近那張照片時，我不禁大吃一驚，並且覺得很有興趣，因為這照片清楚地蓋滿了佛粉。我告訴他這一點，而他正在忙着挖出一個箱子，以便尋找他在吸毒時期所拍的一些照片，但是，卻沒有一張是清楚的。

薩利雅斯發出怨言地說道：「我想我的孩子把佛粉放在那裡……但他們却否認，我的妻子又說是我放的」。于是他走近那張照片一看，同樣覺得奇怪地說道：「嘿！它比昨天增加了不少。」

顯而易見的，薩利雅斯已在三月廿九日（星期二）發現了那些佛粉的痕跡，但他以為是孩子們的惡作劇。後來他就忘記了。由于工作太忙，他也就不再留意它了。現在他仔細地看到照片上的佛粉，並把他的手臂給我們看，上面生有鵝瘡及豎起的手毛。因為我在過去在馬來西亞及印度曾看到賽峇峇顯靈的事蹟，所以我肯定那不是小孩子的惡作劇。在這個特殊的時間裡，賽峇峇會因某些理由而放出這些佛粉來。在場的吧生的其中一位信徒評述道：「也許這是賽峇峇的一種表示方法，而薩利雅斯所說的故事也是真實的。」無論如何，它是要我們看到，有些人是第一次看到賽峇峇的佛粉顯靈。

出席這次訪談會的賽峇峇信徒，就是吧生的拉惹蘇卡（Rajasukar）和巴拉戈立斯南（Balakrishnan），吉隆坡的峇拉馬納塔（Paramanathar）和西華（Siva）。

後來我進行觀察上述故事中所說的那條溝渠。這條溝渠是在薩利雅斯舊屋的後面，離他的新屋不遠。這時已是晚上十點鐘，由于沒有街燈，我只有靠明亮的月光和一支手電筒來看。這條溝渠的大小令我驚奇。它並不是像上述所說的大溝渠，它只是一條充滿垃圾的溝渠，在鄉村地方是很平常的。我估計它約有十五呎闊。我向薩利雅斯及他的妻子問起有關他的母親怎樣將賽峇峇的照片丟進溝渠的事。他們都感到抱歉，因為他們都在事情發生後幾秒鐘才來到現場。他的母親曾說了幾天要把照片丟進溝裡去，但是他們並沒親眼看到她丟。

我告訴他們，也許這張照片是以一手向邊的角度拋出，使它飛掠過溝渠的一邊去。

我們決定以「毅然處理難局」(Bull By The Horn) 這句諺語來解決這件事，並向薩利雅斯的母親有關事情發生的經過。由于時間已不早了，而且他的母親又是住在另外一間屋子，我只好叫拉惹蘇卡先生去進行這項詢問薩利雅斯的母親的事。我也要求他去請醫生來檢查上述故事的真實性。拉惹蘇卡先生好心地答應做這事，雖然他對詢問的事感到非常害怕。

在四月二日(星期六)，我在吉隆坡的另一次聚誦會遇到了拉惹蘇卡先生，下列是他詢問薩利雅斯的母親時所說的話：

問：「你有扔掉那張照片嗎？」

答：「有。」

問：「你是用一雙手向下拋掉或者用一隻手向外拋擲那張照片呢？」

答：「我用一隻手將它丟進垃圾堆裡(比較靠近溝渠的一邊)。」

問：「你有看到它跌在那裡嗎？」

答：「不！我沒看見，我只是將它丟掉，然後轉身就走。」

問：「你有看到那張照片跌到溝渠的另一邊嗎？」

答：「我不知道。」

問：「它是怎樣跌到溝渠的另一邊的？」

她對這個問題似乎沒經思索就回答道：「一些小孩子都可將它丟到溝渠的另一邊去。」

拉惹蘇卡看見她對這件事已感到非常怨煩，因此，他決定結束了這項訪談。關於這件偶然的事，讀者們可作出自己的結論。(拉惹蘇卡的姓名和地址已列在下面，以便必要時可作証明。)

無論如何，有一點可証實的就是沒有孩子將照片丟進溝渠去，因為當照片被丟時，薩利雅斯已馬上將它拾回來了。

拉惹蘇卡先生也替我完成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他向一位醫生訪談有關的事。在我的原稿中，曾提到那位醫生的名字，但他要求我不要將他的名字公佈。他曾承認薩利雅斯患了吸毒，並在信首作了簡短的評述：「我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開始即替薩利雅斯治療毒癮已有幾個月之久。」

這個故事也有一個令人值得高興的結尾。薩利雅斯告訴我，他只在上個月，即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份，將他最後的「海洛英債務」還清了，並將他在吸毒期間典當了的珠寶等飾物贖回了。現在薩利雅斯已是一個快樂的人。

聯絡地址：

Mr. A.S. Rajasukar,
150-B, Jalan Suan Huat,
Pandamaran, Port Kelang.

84-A, 1st Floor, Jalan Watson,
Port Kelang,
Tel. (Office) : 388789

(二)洪水大 (Ang Chooi Tuah 之譯音) 先生，是一位鴉片烟的癮君子。

洪先生是一位四十三歲，身裁矮小，外貌爽朗的男人。我第一次認識他是在吧生的一個聚誦會上，而且他也在鴨都拉路我的住家參加過聚誦會。從波德申遊玩回來之後，我聽說洪先生是一位鴉片的癮君子，這使我非常驚奇。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卅一日，他用馬來西亞國語將吸鴉片的故事告訴我，現我將它記述於下。

由于他參到一些走上歧途的朋友，所以他在三十五歲時就開始染上了吸鴉片的惡癖。洪水大只受過六年的華文教育，他已婚並育有五個孩子。他在過去曾在一間貨物管理公司擔任管理員。(目前還是做該份工作，但他的吧生港口的僱主似乎要改行了。)

對於我提出天真的問題，洪先生耐心地解釋 Chandu (巫文) 的另外一個名詞就是 Opium (英文)，它是放在一根和其他的鴉片癮君子共用的長烟斗來吸的。由于他已染上了這種惡習，使他吸鴉片約至四十歲。

自染上吸鴉片不久之後，洪先生才瞭解到他的微薄的薪水是不夠維持日益增加的需要，因此，他開始向別人借錢，以致債台高築。當情況變得嚴重時，他發現自己如果沒吸一口鴉片，就不能工作或生活下去。他說：「當我在十個小時內沒抽上一口鴉片時，我就覺得像死了一樣。我開始流汗，皮膚也熱起來。我手臂上的靜脈也開始擴張和彎曲了。這種痛苦實在難忍。我身上的關節也開始疼起來，甚至我膝蓋關節痛得不能行了。」

自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四年，洪先生的薪金每月是二百至三百元，而每月單用在鴉片方面就要九十元，剩下的一百一十元至二百一十元是用來維持妻子和五個孩子的生活費。鴉片烟是每小包一元。它是一種黑色，軟如柏油或瀝青的物質。並可摻入咖啡來飲。直至四十歲時，洪先生每天要吸兩至三包鴉片烟。

到了現在，洪先生瞭解自己已陷入痛苦的境況中，並且正走向自毀的道路上。他的經濟正發生問題，身體也消瘦得多，三十八歲的年齡，看起來像一個老人。根據他說，他的體重從八十二斤降到七十二斤(即二零九點三磅至九十六磅)。而且他常怕會被政府當局捉去坐監呢。

上述的壓力和恐懼，對洪先生來說是要促使他停止沉溺於吸毒，但他盡了一切方法還是不能停止。當毒癮發作時，他只有吸鴉片來暫時解決。

後來有幾件事就同時發生了(在這階段，洪先生的事實在很難作出一個結論，雖然他曾被我和拉惹蘇卡先生詳細地問起他吸鴉片的事。)

當洪先生決定要戒除這壞習慣時，他就瞭解到他必須得到別人的幫助。但誰能幫助他呢？起初他到吧生的一位醫生處求助。那位好心腸的醫生就每天替他打一次針，連續三天。但是，打針只能維持五小時。過了三天之後，那位醫生告訴洪先生他已不能為力了，他說：「你一定要停止吸鴉片。」

在這段日子裡，洪先生不知如何是好。在他的印籍同事之中，有一位名叫拉也南 (Mr. Rajaram) 先生，他早已是賽峇峇的信徒了，並且能將賽峇峇幫助別人和他自己的神蹟告

訴任何人。

拉也南是一位杯中物的嗜好者，而且當他飲了幾杯之後，常會有打人的現象。雖然他已是一個酗酒的人，然而，他每天早晨必做瑜珈術運動和閱讀宗教書籍。他也閱讀到有關賽峇峇的書，而且確信賽峇峇是神的化身。

在一九六九年，拉也南曾在吉隆坡和吧生參加賽峇峇的聚誦會和生日慶祝會。他將賽峇峇信徒交給他的佛粉帶回家，然後分給那些需要獲得神奇治療的朋友。有一天，他買了一個賽峇峇的飾物，並把它戴上，他的酒癮就消除了，從此，他就戒除了喝酒。

與此同時，洪先生已決定相信神力來幫助他，使他能脫離吸鴉片的惡習。簡而言之，洪先生需要賽峇峇的庇佑，以便脫離痛苦。

當拉也南告訴洪先生有關他自己的經驗時，洪先生就決定不再去找救命的人了。他想：「假如賽峇峇能幫助，我應該找祂幫助。」

從此，洪先生就開始向賽峇峇祈禱並出席聚誦會。對好和壞兩方面，洪先生要做出掙扎和巨大的選擇。

當他發現自己對吸鴉片已可慢慢地減少的時候，他的決心就加強了。有一天，當他看見拉也南和其他的朋友戴上賽峇峇的飾物時，他決心學他們一樣。因此，他買了一個賽峇峇的飾物，並戴了它。洪先生強調地說，當他將它戴上的那時刻，他的毒癮就消失了。當無毒品時，那種痛苦也烟消雲散了。從三十五至四十歲的五年時間的吸鴉片惡習就此戒除了。

洪先生也在夢中見到賽峇峇，並夢見祂把佛粉交給他。因為這是得到賽峇峇庇佑的一種行動，而賽峇峇也曾說這是由祂來托夢的……並不是我們能做到的事。

我問洪先生對賽峇峇有何感想，他堅決地說：「我想祂是神」他的妻子也有同感，並向賽峇峇祈禱。

洪先生現育有八個孩子，最大的已二十二歲。

我最後問他，有關他的華族朋友，同事及親戚對他向賽峇峇祈禱有何反應，他說他們並不反對和譏笑他，因為他們都知道他的真實故事。

聯絡地址：

Mr. Ang Chooi Tuah

578, T.B.G. Jalan Samy,

Port Klang.

洪先生吸毒時照



洪先生戒毒後照



佛粉顯奇能



麥戈蔡的直腸腫瘤如何會消失？

麥戈蔡 (Michael Chua) 的直腸患了腫瘤，不須開刀手術而痊癒。

在四月八日，我在自己的辦公室和一位從商的朋友相見，使我得悉蔡先生的故事。這位朋友是一位印籍工業家，他曾聽到有關賽峇峇如何治好麥戈蔡的腫瘤的神奇故事。

他以電話來介紹蔡先生給我認識，我們就安排在四月十日（星期日）十一點鐘在蔡先生的家相見。

對我來說，時間實在太匆促了，因為我將在四月十八日到印度去。我想賽峇峇也許會有理由給我更多有關這方面的故事。

我驅車到八打靈（靠近國家製片廠）蔡先生夫婦的住家，他們對人非常和藹及友善。我將自己的經驗及寫這本書的目的簡略地告訴他們。以下是蔡先生的故事。他的妻子蒂娜（Diana）也幫助補充蔡先生遺忘的事。

四十四歲的蔡先生是一間馬來西亞著名的外國合股的執行董事（在他的要求下，我不把該公司的名稱公佈），他是一位合格的土木工程師。

一九七〇年三月，蔡先生的腸胃開始有問題。他的公司醫生替他檢查之後，發現在他的直腸有腫瘤。這位醫生介紹他到一位外科專科醫生處作進一步檢驗。醫生認為最可怕的事就是這塊腫瘤可能會引起癌症。

這位專科醫生初步檢查蔡先生（在蔡先生的要求下，我不將專科醫生及公司醫生的名字表露）之後，証實有一塊腫瘤生在直腸處。但他當時並沒有特別的儀器，因此；他要求蔡先生在星期日再來。（正確日期已記不起了。）

在這位專科醫生第一和第二次檢查蔡先生期間，蔡先生的好朋友古路密·星（Mr. Gurumit Singh）曾來拜訪他們夫婦。古路密·星是政府部門的一位工程師。他剛從印度回來，並把他拜見賽峇峇的經歷告訴他們。賽峇峇曾替古路密·星醫治各種疾病，包括胃潰和痔瘡等。蔡先生知道古路密·星先生是一位很負責任的人，因此，蔡先生對他的經歷非常有興趣。

古路密·星向蔡先生解釋有關賽峇峇怎樣完成許多神蹟的事，而祂也被許多人視為神的化身。

古路密·星先生的話對聽者來說會造成不同的意見和看法。而蔡先生把自己當作是一位好佛教徒，對他的言論也非常瞭解。蔡太太也是一位熱心的佛教徒，她知道古路密·星先生並不會說謊話，而且相信賽峇峇是神的化身。在佛教的哲理是有化身這回事的，它是以人的形象來顯靈。

當古路密·星先生要告別時，他就把「神奇的人」（Man Of Miracles）這本書借給他們，並給了一張賽峇峇的相片和一些佛粉。蔡太太馬上把賽峇峇的相片置於她的神台上，

以便向賽峇峇祈禱來幫助她的丈夫。蔡先生雖然有些懷疑，但並不反對他的妻子將那相片放在家裡的神台上，甚至自己也向賽峇峇的相片祈禱。

在星期六那天，蔡先生閱讀了這本書的一些內容之後，深感興趣。當天晚上，未上床睡覺時，蔡先生就吞了一些佛粉，並把它擦一些在下背部。

到了星期日，他到專科醫生處作例常檢查。那位專科醫生檢查他之後，發現那塊腫瘤已不見了。在那塊腫瘤處只看到正在收斂的瘡口疤痕，好像已經過開刀手術一樣。假如這塊腫瘤是被割裂了，它應有上述的現象。

我向蔡先生問起那位專科醫生會對他說些什麼，他把醫生說的話告訴我：「那塊腫瘤已不見了，它已不在那裡了……實在神蹟！」由於我的詢問，蔡先生證實這位專科醫生（沒有人告訴過他有關佛粉和賽峇峇的事）曾說出這句話：「實在是神蹟。」

既然一切看來都沒問題，但是那位專科醫生却為了安全起見，而給蔡先生十日的抗生素來服用。而且每個月按照日期到那位專科醫生處檢查，連續六個月。

當一位澳洲教授，也是直腸問題專科醫生，來到馬來西亞拜訪時，蔡先生的專科醫生就介紹他到那位醫生處檢查。那位澳洲專科醫生也發現那塊腫瘤已消失了。

每次去看那位專科醫生和澳洲的專科醫生，就可證明蔡先生的腫瘤是有潛在的嚴重性。那兩位專科醫生診斷，假如它是癌症，那塊東西必定會重發的。因此，蔡先生就照例每三個月給那位專科醫生檢查一次，連續三年。現在他只有每年給專科醫生檢查一次，而且已沒有問題了。

由於這次的經歷，蔡先生夫婦開始崇拜賽峇峇。事實上，這是他們對神的忠誠祈禱之後，所獲得的回答，也使他們的信仰和忠誠更為加強了。

在我的詢問下，蔡先生現在對賽峇峇有特別的信任，他說：「祂是我的守護神，我不懷疑祂是神的化身。我向祂祈禱，以便得到祂的保佑來解決一切難題。」

這是賽峇峇挽救蔡先生生命的故事。蔡先生夫婦都得到了祂的賜福，因為賽峇峇曾有幾次在他們的夢中出現。

蔡太太還遇到一個有趣的故事，這也許是巧合吧。

在一九七三年的某一個傍晚，蔡太太獨自留在家裡，這時她聽到一陣悅耳的笛子聲。當她走出去時，只看見一位黑而肥胖的印度人，她說：「他不像其他的苦行化緣僧（她作了一個怪樣子），而且樣子非常骯髒。他穿了一件純白的印度紗籠，並在肩處放了一條白色的披巾。他沒穿恤衫，也沒在前額塗佛粉。」

這位男人有銀色的頭髮，正在吹着笛子。蔡太太將僅有的一角錢給了他，他說他以後將不會再到這個地方來，因為沒什麼人肯捐錢來幫助他。

數天之後，蔡太太要求一位開書店的朋友替她買「神奇的人」這本有關賽峇峇的書。她的朋友說他會盡量為她購得該書，因為它是來自國外，約要經過一個半月才能獲得。蔡太太訂購了兩本，以便交給她的親戚。

再過幾天，大約下午二點鐘時，蔡太太又在她的房中聽到幾天前的悅耳笛聲。

由於她對那笛聲很熟悉，而且上次她只給了那個人一角錢，因此，這次她帶了一些錢走出去。這時，她的狗也吠起來了。

然而，當她走到柵門時，使她吃了一驚，因為周圍並沒有人。這實在太奇怪了，因為她

的屋子是建在路的彎角附近，左右兩邊的視線都沒受到阻礙。由於她聽到這突然而來的笛子聲，但又沒看到人的踪影，使她非常驚奇，於是她無意地將信箱打開。在信箱裡，她又驚又喜地發現一張字條，那是來自她的開書店的朋友，告訴她那兩本書已到達了，並叫她去拿書。

這實在是一件令人覺得奇怪的事，因為她的朋友曾說要個半月才能得到那兩本書。她打個電話去問她的朋友，她的朋友告訴她，他的另一位書藉批發商人剛好還剩下兩本有關賽峇峇的書——「神奇的人」。蔡太太即刻把那兩本書買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它只是一種巧合嗎？這位肥胖，穿着白色衣服和吹笛子的男人又是誰呢？第二次他又來做什麼呢？在下午二點鐘吹笛子幹嗎？難道他是一個普通的乞丐嗎？或者是苦行化緣僧？而他吹的笛子是不是克里拿（Krishna）神的傳統物？……等等。

對這件偶然的事，任何人都會想起許多問題。神總比我們高了一級，例如在原理上，在分析能力和瞭解方面。……而人是否應有信仰……或是有了神，就必須要有信仰……等。

聯絡啓事：

就如平常一樣，我將蔡先生的地址和電話號碼寫在草稿中。但當蔡先生看過草稿之後，他向我要求道：「如有人對這事有興趣，請他跟你聯絡。」

爲了尊重他的意願，我不把他的地址和電話號碼公佈，如有誰要知道上述的事，可直接跟捷卡提申（Mr. Or Mrs. Jegathesan）先生聯絡。電話號碼：205558。

「每一個人都應該像敬重自己的親人一樣地敬重別人，因為大家都是神的光芒，同樣有神的懷性。這樣社會才会有協調的生產，合理的消費和均勻的分配，達到世界大同和平共處提倡博愛。」

× × × × ×

「你可以時時刻刻地唸珠誦佛或天天參與聚誦會，或經年的苦行自制齋食終身和神前許願；但是，假如心中沒有愛的存在，一切的努力將化爲塵埃。」

× × × × ×

神並不是石頭！

你可在石頭裡看見神，但不要把神當看石頭。

神的功績！

連迪星尼哈學士的腦癌神奇消癒

我曾從許多資料來源得知連迪星尼哈學士的病神奇地恢復健康。在一九七七年一月和二月間，我幾次嘗試要和他的父親（K.S. Nijhar）聯絡，但都失敗了。最後我決定放棄將這個故事納入這本書中。

在四月五日（星期二），約在我赴印前十三天，我遇見了一位尼哈家族的親人，也是我的朋友。他把連迪星尼哈的詳細情形告訴我，使我決心要寫下這個故事。我且要求這位朋友去邀請尼哈家人到我家來參加星期二的聚誦會。這時，連迪星尼哈已到倫敦給醫葯專家作逐晚檢查，以便知道病情的進展。

第二天，我打電話給連迪星的母親摩利那（Molina），她徵得丈夫的同意之後，就答應把事實告訴我。當天晚上，大約九點三十分，我到他們八打靈的住家去，並把他們講述的驚人故事記錄下來。

我認識尼哈先生和摩利那超過十年的時間，當時，尼哈是我在馬大時的講師。當我畢業後，我還常去拜訪尼哈和摩利那。後來尼哈先生離開馬大而在吉隆坡的聯合亞洲銀行有限公司（United Asian Bank Berhad）當經濟主任。後來又在Tab Holdings有限公司當總經理。Tab Holdings是一個土著的大財團，由彭亨的Yam Tengku Arif Bendahara所擁有。尼哈太太也是大學畢業生，她在瑪拉工藝學院當圖書館主任。

尼哈先生是錫克人，摩利那却是印度教徒。他們倆都承認在過去並不正式做過任何祈禱，他們的家裡也沒有神台和神像等東西。

從我上面的描述，可知他們是在吉隆坡的上層社會裡，是受過高等教育而有成就的人士。

連迪星是尼哈家庭裡的大兒子，他有一個十三歲的妹妹和一位三歲的小弟弟（一九七七年的年齡）。

現年十七歲的連迪星，就像他的父母一樣，個子高大而英俊。在一九七五年時，他只有十五歲，正在唸初中三（Form 111），在校時是很活躍的學生，愛體育活動，尤其是橄欖球。他是學校的糾察員（School Prefect）和好學生。事實上，他在各方面都有所表現，這使他的父母感到自豪。連迪星還能彈電子風琴，由于他彈電子風琴，才知他的右手患上了可怕的疾病，這使連迪星和他的父母都得面對巨大的考驗。

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左右，當初級文憑考試完畢之後，連迪星就向他的父母訴說有關他的手指已僵硬不靈活的事，這會妨碍他以後彈電子風琴的能力。

由于懷疑它是因跌倒或者小疾病所造成的，他們帶連迪星去看私人醫生，醫生替他照×光檢驗之後，並沒發現什麼。然而連迪星的右手的手指却不能操動自如。這位醫生就把它當作是某種心理問題在作祟。

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連迪星到阿松大醫院去給一位醫葯顧問檢查。經過幾次檢查之後，這位醫生表示它可能是神經方面有問題。于是他勸連迪星去中央醫院給神經學者檢驗，他就是巴拉拉南（Dr. C. Balaratnam）醫生。

巴拉拉南是一位心地善良和肯幫助別人的醫生，他替連迪星作一系列的檢驗及照×光。他甚至叫連迪星去受心理檢驗，這是可能心理和肉體的影響而造成手指僵硬，因他曾受過考試和父母的壓力。巴拉拉南醫生甚至將連迪星過去的醫葯檢查加以研究，查出他在考試前曾患過嚴重的感冒，因此認為他的腦是受到病毒所感染。

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連迪星的手指更僵硬得厲害，而且影響了他的右手臂。因此，他在肌肉運動方面有了難題，例如，他不能用右手指來觸摸他的鼻子。巴拉拉南醫生認為他是患了腦膜炎，因此，他為連迪星治療。但是，連迪星的病況更加惡化，沒有一點改善的跡象。

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巴拉拉南醫生通知連迪星的父母說，本地的醫術對醫治這孩子的病是有限的，他勸他們將孩子送到受國際承認的神經學中心去，最好是到倫敦。巴拉拉南醫生替連迪星在倫敦的威靈頓醫院取得了看病的預定日期，這間醫院設有世界幾架EM I腦科察看儀器之一。

到了二月廿七日，摩利那和連迪星就先到倫敦去，而在三月二日尼哈又赴倫敦和他們會合。巴拉拉南醫生因有私事，也到倫敦去，他跟尼哈去見倫敦的醫科專家。在那個時候，連迪星也受腦部檢查。檢查結果，情況非常不好，巴拉拉南醫生後來告訴尼哈說，他的兒子腦部生了腫瘤，即腦癌！

任何人都可想像到，做父親的聽到這個壞消息定會受到極大的打擊。因此，在尼哈的要求之下，這消息不可由倫敦或吉隆坡的醫生告訴摩利那或者是連迪星。

那天晚上，當他們回到靠近國家醫院（National Hospital）所租來的組屋時，他們決定讓兒子入院施手術，而尼哈在當天晚上也做了一個惡夢。他夢見他的家中有一個人（他不肯告訴那人是誰）慢慢地死去了，但突然間，某件事發生了，那個人就活過來了。他在凌晨三點鐘時就驚醒過來。然而，他已記不起剛才在夢中發生的事了。

在三月三日，尼哈夫婦和巴拉拉南醫生就去哈利街見一位據有國際聲譽的專科醫生，並帶連迪星去進行腦部檢查。

這位專科醫生，名叫麥可·各利美爾（Dr. Michael Kremer），他研究了過去的報告和檢查了連迪星之後，証實先前的檢驗報告是對的。而且那腫瘤是深深地生在腦中，並且打算進行開刀手術。

當連迪星和母親在鄰室等候時，麥可·各利美爾醫生就把腦部檢驗的預報告訴了那已受驚了的父親。（在三月三時，連迪星的右手已很難移動，他右臉的肌肉正開始下垂，視力也已受影響，右腿從腳趾到大腿都已活動不靈。他需要扶着才能行。他的腳並不會痛，只有腦部覺得疼痛，他不知道什麼原因）。

麥可·各利美爾醫生表示，如照病菌的進展率來看，連迪星的生命只有六個月，雖然這是很難說清楚的。例如，有時病人會進入昏迷狀態而能多活幾年。

這件事對尼哈來說，的確是使他的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他聽了麥可·各利美爾醫生的話之後，內心的痛苦，非同小可。因為他的岳父（住在檳城）得了中風症之後，曾進入昏迷

狀態一個時期，結果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就逝世了。在這種情況之下，尼哈對麥可·各利美爾醫生的話，比任何人都更瞭解。

在此，我應該說一下當時我聽他們敘述這個故事時的那種氣氛。我們是坐在尼哈家裡的客廳中，尼哈的妻子是坐在我右邊的長靠椅上，而尼哈却坐在我左邊的地板上。

在過去，尼哈會常常聽賽峇峇歌曲的唱片，他告訴我這些歌是以孟加里語唱的，而且非常悅耳，令人永忘不了。

很明顯的，當在講述這件事時，會引起尼哈和他的妻子的不安情緒。然而，無論如何，尼哈還是裝得開心的樣子，他繼續把和麥可·各利美爾醫生相談的事說下去。

當尼哈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時，他要求麥可·各利美爾醫生將情形詳細地告訴他。這些病菌是如何進展？應該作何打算呢？因此，在這種情形下，麥可·各利美爾醫生勉強地指出病菌進展的恐怖圖表，當時，巴拉拉南醫生也在場。首先是從右手，右腿及右臉開始失去活動能力，而且變得癱瘓。然後，左手、左腿及左臉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雙眼也會失去視力，這時病人將會進入昏迷不醒，而永遠不能恢復原狀。

當尼哈講到這個像夢魘般的往事時，他突然停止，眨了眨眼，然後把臉轉過去。我瞥了摩利那一眼，發現她的眼也轉過去，她的嘴唇在發抖，眼睛也給淚珠沾濕了。我為了要得到更詳盡的口述記錄，因此，耐心地等下去。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那架唱機却傳出令人振奮的音調，這是由一位女歌手唱出的聖歌，由印度六絃琴（Sitar）伴奏。這一切情景都增加了他們內心的悲傷。這時，我再望望尼哈和摩利那，我覺得我的視力也模糊起來了。我認為應該打破這個沉寂，因此把話題轉換一下，我問道：「你們的兒子在這時候會覺得痛嗎？」

摩利那回答道：「感謝上帝，我的兒子在這時並不會覺得有什麼疼痛。」尼哈接着說：「麥可·各利美爾醫生表示那是不會有痛苦的。他說他會給一些葯丸服用，確保他不會有痛苦。」尼哈又問道：「世界上有什麼東西可以醫好我的兒子嗎？」麥可·各利美爾醫生回答道：「不可能，即使施行了開刀手術，而生還的機會還是很渺小的，在任何情形之下，一位外科醫生是不可能替連迪星動手術的，除非是經過詳盡的檢驗之後。如果隨便開刀，他將會變成終生癱瘓。因此，麥可·各利美爾建議以放射療法來醫治。用這種方法來治療，也許能夠阻止毒瘤的擴大，但並不能消除它。而且也能延長生命。無論如何，他將不會復元，他的身體機能也會完全消失。

尼哈要求這兩位醫生不要把事實告訴他的妻子和兒子。於是，他們回到他們的組屋，尼哈還是將祕密保留，他們只把希望寄託在麥可·各利美爾醫生身上——放射療法。

這個家庭中的成員深受不安情緒的打擊，那做父親的常保持緘默，而且不斷擁抱着他的兒子，並且心中似有自信的樣子，口中也喃喃自語道：「這一定有方法……一定有方法來醫好他。」對摩利那來說，他這種表現，使她更加困難控制她的情緒，因為他這樣做已有好幾年的時間了。

至於講到連迪星呢，他好像有受驚的樣子。

尼哈回到組屋後，就告訴家人收拾行李，在那天傍晚，他們便轉到邱吉爾旅館（Churchill Hotel）去。在那旅館中，他們定了一套房間，連迪星當晚拒絕受邀出外遊玩，因為他要睡覺。

自連迪星從倫敦回到吉隆坡之後，大部份的時間都是睡在床上。醫生告訴尼哈，由于病

情的惡化，連她星每天會睡更長的時間。

在三月三日的晚上，尼哈在無人可問，甚至不相信自己的情形下，就決定向神求助。他嘗試把希望帶給他的妻子和兒子，當連她星入睡時，他便告訴妻子說：「我們一起要向神祈禱，以幫助兒子早日恢復健康。」因此，在失望和痛苦中的摩利那就告訴她的丈夫說：「我要去見賽峇峇。」

這句話對尼哈來說是新奇的事。「這個賽峇峇是誰？」他驚奇地問道。他以前沒聽過賽峇峇的事。他的妻子就告訴他道：「他是印度的宗教奇人，他將會幫助治好我們的兒子。」她然後將同事中的一位女講師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到印度孟加羅（Bangalore）去見賽峇峇的經歷告訴他。這位女講師會和她的丈夫到印度見賽峇峇，他們曾告訴摩利那：「人們那把祂當作是神奇的工人——他們甚至把祂視為神。」

這些事對有理智的尼哈來說是覺得稀奇和陌生的，但是，他却同意妻子說的話，並說：「我們盡一切力量來醫好兒子的病。」

到了三月四日，尼哈和家人到倫敦的皇家瑪斯頓醫院（Royal Marsden Hospital）去見一位世界馳名的放射治療專家。當尼哈在外等候時，巴拉拉南醫生就和朱烈斯·布林姆醫生（Dr. Julius Bloom）談了一小時。尼哈希望巴拉拉南醫生會要求朱烈斯·布林姆醫生使尼哈的家人鬆一口氣，因為他曾親眼見到尼哈已處在極失望的狀態下，自從他聽到兒子的壞消息之後。這時，尼哈再向巴拉拉南醫生及他另別一位在倫敦的醫生朋友說道：「我的兒子是不會死的。你們將會看到，我的兒子是不會死的。假如醫生們都束手無策，那只有求神來幫助了！祂是有求必應的，假如我向祂祈禱的話，你們將會看到，我的兒子是不會死的！」

朱烈斯·布林姆醫生告訴尼哈，如經過放射治療的話，病菌的蔓延將會慢下來。然而，那受損的身體機能將不會完全恢復，它只能稍為好些而已。

朱烈斯·布林姆醫生以一個殘酷的結論說道：「假如明天你告訴我，你的兒子已死了，我是不會覺得驚奇的。在另一方面，經過放射治療，你的兒子在十五年後再來見我，我也將不會覺得驚奇。」由于那毒瘤深深地生在腦中，因此，活組織檢驗法（Biopsy）是無法進行的，而且放射治療法也未能証實一定有效。

由于在倫敦的專家都沒把握，而且這種放射治療法也可以在吉隆坡施行，因此，尼哈及家人只好在三月七日回到吉隆坡來。

當他們回到家之後，他們就開始向賽峇峇求助。摩利那將取得的賽峇峇照片放在兒子的房間，並鼓勵兒子向祂祈禱，她自己也不能例外。在尼哈的家庭中，這是第一次聞到香的味道以及唸經的聲音。他們也開始閱讀賽峇峇的書，那是一本由赫伯特·摩非（Howard Murphet）所寫的「神奇的人」（Man Of Miracles）。赫伯特·摩非是一位澳洲人，他曾到印度去尋求真理，經過一番努力探求之後，他終於相信賽峇峇是神的化身。

尼哈本身對賽峇峇還是很懷疑。但是，他並不反對妻子相信賽峇峇，因為「無害的嘗試」是不要緊的。尼哈也閱讀那本書，連她星也不例外，他甚至把賽峇峇當作是另外一個「騙子。」然而，摩利那却說服她的兒子以開通的腦子來對待這件事，因此，連她星也開始勉強地向賽峇峇祈禱。

到了三月十七日，中央醫院就替連她星作放射治療，在一個星期裡，它的強烈度就由五

十累得 (RAD) 至二百累得，一直增至五千五百累得。醫生告訴尼哈夫婦和他們的兒子，這種做法可能會引起副作用，例如反胃作嘔及發燒。但是，這種副作用却沒有發生。經過三十七天的放射治療之後，在四月廿三日就停止了。

在這個時期，給尼哈一個最難忘的印象就是這一切的努力只能阻止病菌進一步蔓延。那拉興哈醫生 (Dr. Narasimha) 一位放射綫學家，曾告訴他們，這種治療的結果將會慢慢地看出來，最大的效果是在三個月的時間內。

當這種治療法結束後的一個星期裡，即在四月卅日 (星期四)，連迪星發現自己的右腳可以左右移動。講到這一點，我插嘴道：「那麼，放射療法是有效了？」尼哈回答道：「也許是的！但是在這個時候，我們還是向神祈禱。」

在中央醫院的放射綫專家看到連迪星的腳能夠移動，就告訴尼哈，他的兒子的病只能恢復八十五巴仙，並不能完全痊癒。但是，他對這復元率已感到吃驚。因此，那些醫生對醫治連迪星已抱有很大的希望。

同時，尼哈夫婦也盡力想辦法要知道賽峇峇到底在印度的那一個地方居住。他們寫信給朋友們，但却得不到正確的消息，這使他們赴印的旅程一次又一次地延遲了。因為信件來往需要較長的時間，所以他們就打電報，並且經過幾天的嘗試之後，有一天晚上，他們直接撥電話到印度孟加羅 (Bangalore) 去。因此，在六月十五、六日時，他們在孟加羅的朋友軒奴先生 (Mr. Shenoy) 就告訴他們說，賽峇峇是住在白草原 (Whitfield)，並叫他們立刻到那裡去。

尼哈夫婦就作倉卒安排，因此在六月十九日，摩利那和連迪星就先到印度去。尼哈已決定不去。他向妻子和兒子解釋，他不能接受賽峇峇是神的化身，雖然他是一個信仰的治療者。他可能是聖人，但並不是神的化身。

在梳邦國際機場的休息室裡，尼哈決定把保留着的恐怖祕密告訴他的妻子及兒子，那就是這種疾患是由一個劇毒的腫瘤所造成的。當他正要告訴他們時，他的妻子打斷他的話說，她不再想知道其它的事。在我的詢問下，摩利那承認她懷疑它可能是腦癌，不管她丈夫先前給她所作的負擔是什麼。但她沒勇氣讓自己相信它一定是。

他們在六月廿日便到達了孟加羅，但賽峇峇已到布達巴地 (Puttarpatti) 去了。因此，他們馬上包了一輛德士到布達巴地去。

那些熟悉印度地理環境的人，將會知道六月份的印度是熱得令人難受的。然而，摩利那的內心有一股必定要找到賽峇峇的熱力，因此，她對外界的熱浪並不覺得什麼。

他的兒子是處在緊張的狀態下。當他的腳不能活動時，他的意志是多麼消沉，但經過放射治療和祈禱，並得到他的父母的支持之下，他已領悟到賽峇峇是可治好他的病的。他早已決定要到印度去，並告訴他的父親：「我將不回來，直至看到賽峇峇為止。」

在上午十一點半鐘時，他們便到一聖寺後面的組屋居住，連迪星和軒奴先生是住不同的組屋。到了下午四點鐘時，他們都坐着來等待作午觀 (Afternoon Darshan)。這時天氣非常炎熱和乾燥，他們四個人，包括摩利那及另一位婦女名叫赫瑪 (Hema)，以及五百位其他信徒都忘了炎熱的天氣，他們的腦中只想到賽峇峇給他們庇佑的事。由于旅途的奔波，連迪星這時感到非常疲倦，有昏昏欲睡的樣子。但是，他已決定要在那天覲見賽峇峇。約在下午六點鐘時，賽峇峇就出現了。在這些信徒面前，他的出現有如旭日初昇，雖然這時夕

陽已慢慢地落入兩邊的地平綫去了。

當賽峇峇出來時，全場都顯得鴉雀無聲，所有的眼睛都集中注視着賽峇峇穿着的紅及金色的長袍。當賽峇峇經過連迪星的身邊時，祂從連迪星伸出而震抖着的手中將信拿過來，而當祂走到女信徒這邊時，祂又把摩利那的信拿了。

第二天早上，即六月廿一日（星期一），連迪星還在睡覺，而摩利那及朋友們却出席了蘇峇巴覃的早頌會（Suprabatham Session）及作早觀。連迪星跟其他的信徒參加了午觀（Evening Darshan），而賽峇峇在下午四點十五分便出來了。連迪星是坐在第一排。賽峇峇走到他的面前，祂把右手掌旋轉一下，然後把那現出的佛粉交給連迪星，並以興地語（Hindi）說：「吃它吧。」說完就走開了。

假如連迪星的心情愉快的話，摩利那實在不能抑制着她那緊張和對賽峇峇給予庇佑的感恩的一種心情。

在六月廿二日，軒奴先生到孟加羅去。就在這一天，當作傍晚的朝觀時，賽峇峇就叫連迪星來面談，不久他的母親也加入這項面談。

賽峇峇叫十五個人到面談室的外室去，並吩咐男信徒站在右邊，而女的在左邊。

這時，摩利那穿着普通的紗利（SARI），和其他印度婦女沒什麼不同。賽峇峇面朝着她，然後以興地語問道：「你是來自馬來西亞嗎？」她以興地語回答道：「是的。」（在這時，她是第一個人被賽峇峇問起。）然後祂搓了一些佛粉，把一半交給摩利那，另一半却交給連迪星。

由于賽峇峇具有不可抗拒的人格、熱誠以及愛的流露，摩利那被感動得流出眼淚。而連迪星雖表現沉默，但也明顯地看出他的心情也是受到感動。

他們母子倆是排在第六位被叫進會見的內室去。他們進入後，就站在賽峇峇的面前，雙手合攏作祈禱狀。賽峇峇以興地語問道：「你懂得興地語嗎？」摩利那回答道：「懂得一些。」

然後，賽峇峇站在母子的中間，祂用興地語，間插英語，以活潑輕快的語調對他們說話。祂把祂的手放在頭的中間說道：「這孩子的腦海中有很多煩悶的事。」我向摩利那詢問，她承認連迪星右邊的頭髮已脫了一束，這是由于放射治療所造成的。賽峇峇接着說：「我知道他已遭到許多痛苦，在心理上他是非常消沉的。整個家庭人都都遭到痛苦，如父母及兄弟姐妹等。」連迪星會對自己問起這個問題：「爲什麼這事會發生在我的身上？」但在人的一一生中，這些事是有可能發生的。」

「這種病是非常嚴重的，即使開刀也沒用，這就是癌症。」（這是第一次，摩利那和連迪星聽到癌症這個名詞。）「這孩子實在很消沉。」賽峇峇再重覆一句。

然後，賽峇峇又問道：「醫生會說些什麼？」摩利那回答道：「你說得對，醫生會說，開刀也是沒什麼用的」。

「是的！是的！」賽峇峇插嘴道。「不須動手術的。現在一切都會沒問題的。」（祂把這句話重覆地說了三次。）

在這時候，摩利那的頭有點暈眩，情緒一發不可收拾，她正在哭泣，眼淚不斷流下臉頰，視線也模糊起來，她只看到賽峇峇和她的兒子的朦朧的影子。至于連迪星這時却保持冷靜。

然後，賽峇峇向連她星說：「現在你的肚子也有不妥？」這是一句反語，真使連她星感到驚奇。他實在是患了痢疾，那天他曾上廁所至少有六次。但他並沒告訴任何人，連他的母親也不知道。賽峇峇又怎能知道呢？連她星只點點頭，不知說什麼是好。

賽峇峇微笑地說：「不用怕，我會給你一些強壯劑（T O N I C），你必須用水服吃，早晚各一茶匙。一切將會好轉的。」

這時，摩利那還在啜泣，她被感動得不能控制自己。賽峇峇繼續說着，但很少把話記錄下來。她的兒子已獲得新的生命保障。這種想法和賽峇峇的仁愛，遮蓋了其他一切的思想。她只能回憶賽峇峇所說過的一些片斷的話……「你要信神。你的丈夫已祈禱，希望他的兒子能脫離病魔。」（此時，尼哈打斷話題並解釋他曾告訴妻子及兒子有關這些病菌是隨時都可能染上的，假如你向神禱告，它就會消逝了。神所給予的東西，祂也可將它消除。）

當摩利那聽了賽峇峇的話，並回想她丈夫對她所說的話時，她跪在賽峇峇的跟前，她對祂的恩惠不知說些什麼才好。她連聲地說道：「神呀！神呀！神呀（Swami）！」連她星也跪下並摸賽峇峇的腳。

賽峇峇微笑地說：「好了！現在你可回去了。」

當摩利那離開那間會見室時，她心中感到慰藉和愉快。一種令人覺得恐怖的負擔已解除了。她此時比過去更信服，尤其是當賽峇峇表現祂的能力，使她的兒子能生活下去。連她星的夢已實現了，當他步出會見室時，他的心中充滿了新希望。

他們倆人在會見室的外室等候其他的信徒完成他們的面談。然後賽峇峇帶了一個大塑膠袋進來，裡面裝有佛粉的小包，並每人給一包的佛粉。摩利那說：「我要把這些佛粉帶到馬來西亞去。」賽峇峇答道：「好的！好的！」並給她兩包佛粉。

當他們離開會見室而到達布達巴地（Puttarparti）時，已是傍晚時分。由于得到賽峇峇的仁愛，他們的生命已融合在一起。有一位自願的人士趨近連她星，並給了他一瓶葯，它是用紙包着的。他們給我看那瓶子，我注意到那瓶子酷似要交給西瓦（S I V A，印度三大神之一）的瓶子，在先前的故事中曾言及。

這瓶子的不同點就是，它上面並沒貼上說明字條。當然，任何人都可找出它的理由為什麼賽峇峇做出這個瓶子，然後把它用紙包着來給西瓦。但是，這個相似的瓶子却通過一位自願人士而傳到連她星的手中。任何人都可提出各種理由來解釋這件事，但尼哈却說道：「假如我們能夠解答所有的問題，我們就不必相信神了。」

根據摩利那說，連她星曾說那些液體物的味道像是蔬菜的汁。

連她星依照賽峇峇的指示來服用那些東西約有一個星期之久。摩利那曾注意到連她星在這段時間裡睡得更好和更長的時間。

在那天傍晚，摩利那撥電話給軒奴先生，要求他打電話到吉隆坡給她的丈夫，並告訴他有關的事情。到了次日，當作干覲時，賽峇峇再做一些佛粉給連她星服用。這時候，摩利那和連她星已恢復了先前賽峇峇會見他們時的那種緊張的情緒，現在摩利那却說：「我現在已顯得飄飄然，好像處在受賜福的情況下。」

在六月廿五日（星期五）作早覲時，賽峇峇問坐在人群中的摩利那問道：「你什麼時候回去？」她回答道：「神呀（Swami）！我在明天回去。」「很好！很好！祝你一帆風順。」賽峇峇回答道。

他們在布達巴地 (Puttarparti) 住了一星期之後，便在星期六回到孟加羅。這時軒奴先生通知他們說，尼哈叫他們在孟加羅等候，不要回馬來西亞，他會馬上來印度和他們相見。

尼哈回到吉隆坡之後，他非常感謝神救了兒子的生命，而且決定去朝覲賽峇峇。不管業務是多麼忙碌，他還得抽出時間來搭飛機到印度去，在六月廿七日便到達了。

尼哈和妻子在星期一到布達巴地去，到了星期二才回來。在我的詢問下，尼哈說他不知爲了那一點而開始改變他的觀點而來接受對賽峇峇的信仰。無論如何，當他在星期一的朝覲中第一次見到賽峇峇時，他腦中的一切疑惑都消逝了。對於賽峇峇，尼哈突然覺得祂能有神一般的顯靈威力。

他們在星期三就回到孟加羅，並馬上乘飛機到馬特拉斯 (Madras)，然後回到吉隆坡。

他們回到馬來西亞之後，連廸星的復元速度快得驚人。在三個星期之內，根據醫生們說，他的身體機能已恢復了八十五巴仙。

夫婦倆都很高興，甚至連廸星本身也因得到神的庇佑而驚奇不已。他的腳、腿和手臂都比過去好得多了。他的手指也能彎曲和伸直，「垂下的臉」也恢復正常了。

自從那時起，連廸星就不再受醫葯治療。那些醫生對他復元的速度和範圍都覺得奇怪。在一九七六年八月時，連廸星的病況已好轉九十五巴仙，只有手指還有些不靈活。

由于尼哈的醫生朋友堅持勸告之下，他只好再把兒子送到倫敦去給各利美爾醫生看，這位醫生檢驗了他的兒子之後，真不相信會有這麼一回事。F M I 腦部檢驗儀証實他兒子的病已痊癒了。

當在敘述這個故事時，尼哈客廳裡的氣氛是多麼地愉快，他的唱機也播出輕鬆的古典音樂來。尼哈微笑地說：「醫生會說，經過放射治療之後，我的兒子的智能也許會受到影響。而且要經過六個月的時間才能看得出來。但是至今已有一年的時間了，我兒子的智能和體能都沒有嚴重受損的跡象。」

醫生都認爲按期檢查仍舊需要，因此，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五日，連廸星再到倫敦去作另一次檢驗。那天也是我打算要將連廸星的故事作正確的結束的時候。

尼哈笑着說：「你知道嗎？那些醫生都非常驚奇！甚至有一兩位醫生覺得他們原來的診斷可能是錯誤的！」

但是，什麼才是正確的答案呢？尼哈回答道：「只有神才明白。」

說到這裡，我看了一下手錶，嚇得我一跳，時間已是晚上十二點半了。因此，我趕快地提出一些直接性的問題：「尼哈，你現在對賽峇峇有什麼看法呢？」他回答道：「祂無疑是神的化身，無論如何，神幫助那些幫助自己的人」。

除此之外，賽峇峇也在這個家庭顯出神奇的事蹟。他們一家人現在都向賽峇峇作例常的祈禱，而且每逢星期四都作嚴格地吃素，在這以前他們都不是素食主義者。我也注意到在連廸星的房中的神台上，放了幾張賽峇峇的相片，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的神像了。對於這一點，他們說：「總之……所有的化身都是一樣的，而且，所有的宗教都是把我們引到同樣的神，倘若我們相信神的話。」

當我們談完了這個故事之後，我便向他們告辭，腦海中對賽峇峇給予這個家庭的庇佑充

滿了無限的驚訝。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賽峇峇以祂無比的能力在這個世界上實行了神的任務，例如，祂養育這些信徒，並使他們成爲相信宗教的人們。

現在尼哈的家庭已永遠尊敬神了，不管他們是以什麼方式來實行。當我驅車回家時，我靜靜地祝福他們永遠得到神的庇佑。

聯絡地址：

Dr.K.S. Nijhar, Mrs. Molina S.Nijhar

Master Randhir Singh Nijhar

546, Road 17/1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el : 5 6 1 4 5 3 (電話號碼)

「鼓勵你的孩子參加聚誦會和禪坐，你並且要以身作則。剔除一切錯誤的觀念，即時學習禪坐與唸珠，直至永遠。對任何人來說，現在就是任何人的最適當時刻，毋須再等待。」

「爲愛的精神而工作，它會帶引你去上信仰之峰。那就是說，不爲利益而工作，工作就是你的任務，你應該熱愛工作，這就是你對神所給予你的報答方法。」

「我要你們之間發展兄弟般的情誼，這樣彼此間才能更接近，這也是爲了全體的惠益。這要比你實行瑜珈，唸珠或宗教膜拜儀式更好。提倡博愛，不分國籍，這才是最高的心靈境界。」

在一項非正式的聚會上，有一群問賽峇峇：「您對醫治那些不幸人士的祕訣是什麼呢？」賽峇峇立刻回答道：「我和世間萬物是分不開的。我把聖愛傳給每個人，在我看來，每一個人都是我的一份子。假如一個人能從他內心中發出聖潔的愛並和我的愛融洽一致，那應他的不幸就可解脫。沒有聖潔的愛，就沒有解脫。」